

目 錄

原出版者說明	1
政府批准的私掠船	2
日益擴大的美元陰影	7
摩根家族	16
洛克菲勒帝國	25
庫恩—羅比的最後事業	42
梅隆更喜歡機關槍	47
杜邦的炸藥王朝	57
芝加哥財團支持犯罪	68
克利夫蘭的大使	76
波士頓的人們捷足先登	83
福特的財富和神話	87
哈里曼的手	101
形形色色的基金會	104
原出版者附記	110

原出版者說明

這本書在出版前就已經出名了。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女王法律顧問溫戴爾先生在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①上，詢問魯佩特·洛克伍德是否曾經用打字機打過一本書的材料，這本書是關於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勢力侵入澳大利亞的。洛克伍德先生回答說，他曾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其中有幾章存在“航海工人報”報社的辦公室裏。這些材料被找來送給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因此，這本書在還沒有人閱讀過以前，甚至還沒有拿去出版以前，就成為新聞了。這些材料是洛克伍德先生在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開始工作以前就寫好了的。現在，這個重要的材料既然已經在一個“皇家委員會”上提出過，並且在全世界的報紙上提到過，那麼就適宜於把它出版，獻給澳大利亞人民了。

① 彼得羅夫是一九五四年四月從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館逃走的、用偽造簽字的方法侵吞了巨額公款刑事犯。他原是蘇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澳大利亞的孟席斯政府竊藏了這個刑事犯，把他硬說成是“政治逃亡者”、一個“間諜中心的領導人”，並且利用他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蘇誹謗宣傳。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就是孟席斯政府設立來擴大這種誹謗宣傳的機構。在這個委員會上曾提出一些故意弄得很神秘的“文件”，作為誹謗蘇聯的“證據”，其中之一就是用英文字母“J”為代號的據說是澳大利亞“論壇” WEEKLY 國際問題欄主編洛克伍德交給蘇聯大使館的“情報”。在洛克伍德揭穿了這個案子的捏造後，那個委員會被迫決定在一九五五年一月撤銷對洛克伍德的“控訴”。

——譯者

政府批准的私掠船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外表像樣的美國私掠船“霍尔卡号”看到了英國的兩桅帆船“伊穆号”，這艘英國帆船正乘風破浪駛往剛開闢不久的澳大利亞殖民地。“霍尔卡号”由一百三十七名驍悍的水手操作着，它已露出十八個砲口準備作戰了。

在范狄門之地^①那邊，住着不愉快的殖民官員們，他們在不久以後要完成後來希特勒所沒有做到的完全消滅一個民族（他們的對象是不幸的塔斯曼尼亞的土著）的任務；在那裏，還住着一些罪犯和警衛軍士，捕鯨魚和捕海豹的冒險家們，以及幾家從事農業和做生意的人。哈巴特城的許多人都不耐煩地等待着“伊穆号”的到達。“伊穆号”上載有女罪犯。不列顛帝國的統治者把這些女罪犯分派給“對蹠之地”^②的人們作奴隸，這些女罪犯的船費和她們所吃的醃肉的錢都是從羅茲却爾德或巴林^③之類的人那裏借來的。“范狄門之地”上很少看到女人的微笑，也很少人有妻子。男罪犯們假裝已經悔過，他們又具有強健的身體，並且表示願意用他們的強健身體從事長時間的勞動，這種因素都將很

① 即塔斯曼尼亞。荷蘭曾經為了紀念荷蘭海軍軍官范狄門發現此島，命名此島為“范狄門之地”。——譯者

② 澳洲在南半球，故稱為“對蹠之地”。——譯者

③ 羅茲却爾德和巴林都是當時的英國大資本家。——譯者

快地使“伊穆号”上的女罪犯走進罪犯們建造的教堂舉行婚禮。

“霍尔卡号”作好戰鬥準備，向“伊穆号”開火了。指揮“伊穆号”的英國海軍上尉下令船上的二十二名水手——他們都是具有納爾遜^①性格的人物——操作起六門砲。

儘管英國海軍中充滿着納爾遜的精神，但是二十二人中只有二十人決定，他們不願意在一次無希望和不光榮的衝突中被燒死和淹死。美國佬可以把女人帶去。這些女人無疑地也不願沉入海底，而寧願不參加那種用原始的“召喚女郎”方式安排的婚禮。

失望的海軍上尉把“伊穆号”的文件丟到海裏去，向新大陸的新興國家投降，這個新興國家的政府批准私掠船去劫掠英帝國的財物。

美國人把“伊穆号”、女人和一切都帶到聖文森特去了。

* * *

差不多一個半世紀以後，澳大利亞的政客領袖們似乎比“伊穆号”的人員更缺乏意志來抵抗那些得到他們政府批准的美國劫掠者的掠奪。自由黨、工黨和鄉村黨的政客們，經濟學家們以及一些報紙，都鼓勵、幫助或者甚至乞求美國資本侵入澳大利亞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要部門。澳大利亞廣播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舉行的一次音樂會上，曾經先奏美國國歌而後才奏英國國歌，那可能是由於“誤會”，但是孟席斯政府從同英國的傳統聯盟，轉為通過美、澳、新三國“安全條約”而同美國公開締結聯盟，這並不是由於什麼誤會。在澳大利亞，受美元支配的情形已達到這種

① 英國十九世紀海軍名將。——譯者

程度，以致澳大利亞政府竟會把它自己的關於煽動的法律都置之不顧——而這種法律是把任何想剝奪“不列顛女王陛下”對自治領的主權和對武裝部隊的控制權的企圖，都當作嚴重的罪行的。

美、澳、新“安全條約”破壞了澳大利亞的主權，最少它也使英國對澳大利亞武裝部隊的控制成為一個疑問。許多年以前，澳大利亞政治家們已經意識到澳大利亞本國的資本日益增長的力量，並根據威斯敏斯特法令，取得了這樣的權利：如果澳大利亞人民投票要脫離，就可以脫離不列顛帝國。今天澳大利亞同美國締結的聯盟和協定都不允許它這麼簡單地脫離。

澳大利亞政府是同這樣一個美國政府簽訂了這些聯盟和協定的；這個政府代表以摩根、洛克菲勒、庫恩—羅比、梅隆和杜邦等家族為首的壓倒一切的財團，更不必提那些新興的地方性的芝加哥、克利夫蘭和波士頓財團了。所有這些金融和工業壟斷資本在澳大利亞都有投資；就它們的性質來說，它們都是澳大利亞經濟獨立的敵人，也是英國在聯邦國家中的有決定意義的投資的敵人。所有這些壟斷資本對於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就進行打擊——如果做得到的話。

在八大豪門和較小的壟斷集團和家族的統治下，美國的文化陷入墮落的深淵。但是今天澳大利亞青年和許多成年人的主要讀物却是來自美國的。犯罪已經增加到極端驚人的程度，但是美國的警察手段正越來越多地傳授給澳大利亞負責社會治安的當局，而且滋生美國罪行的一些來源——好萊塢盜匪影片、恐怖連環圖、連載小說，以及更具有破壞性的歇斯底里的美國戰爭宣傳等，正像越漲越高的洪水一樣衝進來。

美國勞工鬥爭的任何記錄都可以證明，八大豪門是工會運動不共戴天的殘酷敵人。他們在華盛頓的院外集團發動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法案來摧毀勞工的權利。但是這並沒有妨碍美國大使館的一個“勞工參贊”坐在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的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而且後來還因為通過的決議不符合美國的冷戰政策而責罵某些代表。受政府津貼的美國極右翼工會的領袖們跑到這裏來向澳大利亞工人演講；極右翼的澳大利亞工會領袖們去美國的旅費和食宿費用都有人替他們付，以使他們能擴大傳播美國的思想。

在澳大利亞的美國企業主們，要求申請職業的人填寫需要答覆許多問題的表格，這種表格是編製歷史背景材料和黑名單的基礎。如果填寫得不合他們的心意，他們另有他們自己的辦法去查對。由芝加哥的麥考密克家族（他們反英、反澳大利亞）和芝加哥其他金融界人物控制的國際收割機公司，通過它的代理商填寫的表格，收集了關於購買機械的澳大利亞農場經營者的最充分的情報。一個美國外交機構替華盛頓的美國商業部收集關於澳大利亞商行的詳細情況。

美國情報機關享有利用澳大利亞情報機關所收集的情報的便利。但是，一個澳大利亞航空公司的職員在得到澳大利亞保安警察的批准從而取得美國簽證以後，到了檀香山却發現美國移民當局另有一套材料，說明他曾在一九四四年有過一些進步的活動，因而就必須被禁閉起來以待驅逐出境。

美國的那種實際是官方政策的名為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手段，反映在澳大利亞的全部生活中。凡是聯邦調查局認為不能接受的澳大利亞公民，都成為管理政府公務員

以及文化和商業職位的負責人認為不能接受的人。任何人如果同曾在斯大林格勒拯救了全世界的這個國家的人民的代表有聯繫，就可能被看做是一個“間諜”或者“對安全有危險的人”，而同唯一曾經用原子彈消滅過人民或者威脅要再投原子彈的政權的代表有聯繫的人，都自命為愛國者。

政治界、教育界和工業界中的政治迫害行為，無論是在華盛頓、巴黎或是在悉尼進行，都得到美國大托萊斯的物質的和財政的支持。美元現在正把它的醜惡的烙印打在澳大利亞的身上，正像它曾打在一切還沒有找到爭取解放的社會途徑的國家的身上一樣。

日益擴大的美元陰影

澳大利亞公民從誕生到埋葬(或者是化為原子,假如美國俯衝轟炸機能為所欲為的話),都受到美元投資的影響。

新娘和新郎在離開教堂聖壇或者婚姻註冊處時,可能會受到政客們所喊的“增加人口,不然就是滅亡”的話的影響,而決心養育大羣兒女,也可能決心接受絕望的新馬爾薩斯學說,這種學說是在一個告訴農民少種小麥和不生小孩的社會裏提出來的。無論是下哪一種決心,他們都要受到美元招牌的影響。

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將軍是約翰遜公司的董事長,曾經得過“人類關係”獎章,戰時曾在美國軍械和軍事生產部門任職,他在澳大利亞設有分公司,替那些想為廣闊土地繁殖人口的人製造嬰孩爽身粉和嬰孩用的肥皂,並且替那些不願繁殖人口的人製造避孕用具。

嬰孩在沒有長大到能吃吉洛格公司的玉米片^①,或者“美國星期日耶穌再來論者”的產品“威特比克斯”牌和“山布蘭”牌餅乾之前,他的食物不是英國、澳大利亞的就是美國的產品。詹森公司和加利福尼亞凱撒生產公司供應嬰孩衣服。尿布可以用潘迪克斯公司、湖佛公司的洗衣機或由使用美國牌子的“澳大利亞”洗衣機來洗。如果是無所謂的

① 用玉米製成的薄片的美國食品。——譯者

父母，那麼小孩的玩具就會是得克薩斯式的六响手槍，画着美國陸軍軍徽的坦克和吉普車，死光槍，能投擲小型原子彈的飛機模型，星际旅行的服裝以及“蹦蹦”卡錫蒂^①的服裝。小孩在沒有上學以前就受到洪水般的關於戰爭、恐怖和性的連環画的灌輸了。

美國的手法已經侵入教室，同時在教室外面還繼續進行精神襲擊。電影院週末給兒童放映的影片，五部中就有四部是好萊塢出品的關於性、犯罪和美國西部的片子；那第五部影片有時還是好萊塢的影片公司設在其他國家的企業的出品。最可能的情况是那個電影院屬於二十世紀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即使碰巧那個電影院是屬於第二大的“大聯合”系統的話，那麼好萊塢資本也佔有很大的勢力。糖果錢的相当大部分被送到芝加哥的賴萊公司和紐約徹斯特港的救生公司去。目前在澳大利亞消費量最大的無酒精飲料“可口可樂”，據說會腐蝕去牙齒的法瑯質，但是今天的牙科醫院已經提供了最現代化的美國製的銼牙機械和椅子。

雖然食品的原料都必須取自澳大利亞的家畜、樹木、田野和海洋，但是加工和包裝工作正轉移到美國公司的手裏去。芝加哥的全國乳品公司在它設在澳大利亞的工廠裏製造出克拉夫特牌乾酪。我們可以在馬克薩姆乾酪的後面，找到芝加哥的斯威夫特公司的資本。洛克菲勒的波登公司、康乃馨公司以及其他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加工了相当大量的牛奶，而現在奈斯尔公司的產品已經帶有一點美元的味道了。海恩茨公司已把它的五十七種貨品放在貨架上了。芝加哥四大屠宰公司都到了澳大利亞。斯威夫特公司

① 美國連環画中的一個人物。——譯者

的肉無論是新鮮的還是罐頭的，都貼上了斯威夫特公司或李畢公司的商標。“聖他·格特魯蒂斯”的牛羣已經從得克薩斯州的金恩牧場進入澳大利亞了，洛克菲勒—摩根的美國熔煉公司正對我們的牛肉發生興趣。加工的肉是在美國的切肉機上切的，並且是在多勒多公司的秤上稱的。水果是在美國的除杏核和除桃核的機器上切開裝進罐頭的。

美國的洗盤器以及和麵器減輕了家庭的勞動，但是却增加了按期付款的負擔。通用電氣公司、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克羅斯萊公司、克爾文納托爾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冷藏器材部供應了家庭和商店用的多數電冰箱，不管這些電冰箱上面寫的是什麼牌子。

青年們臉上的第一批鬍子是用美國的“吉勒特”、“克拉布”、“七點鐘”等牌子或其他牌子的剃刀片刮下的，而且還用了棕欖牌或英格拉姆牌的剃鬍子膏。當一個女孩子到了要購買緊身衣的年齡時，這些衣服很少不是美國的分公司或使用美國牌子製造的。化粧品業主要是掌握在考爾蓋特—巴莫利夫、海倫娜·魯賓斯坦、梅克絲·法克特、蓬茲、諾丹姆·華倫、克里斯蒂和它們的朋友的手裏。

戈蒂香水曾經一度完全是法國的產品，現在已經有很濃厚的華爾街氣味了。

年青人和老年人所吸的煙捲或煙斗，都幫助了多麗絲·杜克出錢供養一個新的丈夫。他們或者喝着用克爾文納托爾公司的電冰箱冷藏的啤酒（克爾文納托爾的電冰箱常用一個澳大利亞冷藏公司的招牌），這些啤酒是從鄧普萊特產品公司的酒龍頭流出來的，而使用這些龍頭都要向底特律的鄧普萊特產品公司繳納租金。

對於澳大利亞使用汽車的人，最受歡迎的汽車是“純澳

大利亞的”豪尔登牌，製造這種牌子汽車的通用汽車—豪尔登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紐約的通用汽車公司控制的。為了表示澳大利亞資本和美國資本的“合作”，在最近的四百零一万零六百三十五澳鎊的利潤中，分給澳大利亞少數股東的是三万三千六百九十六澳鎊，而分給美國股東的是三百九十七万六千九百三十九澳鎊。居於豪尔登牌之下的是福特牌，而克萊斯勒—道奇可能不久要與英國的摩里斯—奧斯汀集團競爭而奪取第三位和第四位。

美國資本已經使製造、售賣、修理和調換汽車、卡車和零件成為澳大利亞第二大企業，在共約二百六十万名勞工總數中，這種企業直接僱用的有二十万名，間接僱用的又有二十万名。有些澳大利亞的車主更喜歡用英國汽油而購買殼牌汽油——他們懔然還不知道殼牌汽油公司的很大部分股票已經作為證券被鎖在華爾街摩根公司的保險櫃裏了，也不知道摩根正握有在荷蘭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的債券，也不知道英國殼牌公司的董事會中也有美國董事。流出汽油的唧筒現在是在澳大利亞製造的，即由吉尔伯特—巴克公司（它是最大的石油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一個分公司）製造的，另有些唧筒是由克尔文納托爾公司為印第安納州威茵堡的威茵唧筒公司定做的。

售賣美國貨所得的數以百万鎊計的款項，是在美國全國現金出納機公司的現金出納機上計算的；所得利潤的總和和轉兌為美元的總數，是用紐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計算機計算的；帳單和信件是在萊明頓牌、皇家牌或安德伍德牌打字機的字鍵上打下來的；耶魯牌的鎖保護着收入的現款。

郵政局是由政府經營的，但是製造電話機的工作却交

給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以及它的分公司和聯營企業。電車軌道和鐵路軌道也是屬於政府的，但是它們必須用布萊克—德克爾公司的手提式電氣工具來保養，而車輪必須由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信號器和制動器來控制。聯邦政府本身也同在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的美國公司合夥做生意。

藥店裏售賣的多數藥品都來自美國。公立醫院要由美國的專家來督察，這些醫院都採用通用電氣公司或者柯達公司的愛克斯光設備，以及約翰遜公司的外科用包紮用品。

多數建築住宅的人和農場經營者都以為，賽克隆牌的門板和籬柵就像白楊樹一樣是澳大利亞的產品，但是澳大利亞的賽克隆公司却是同龐大的美國鋼鐵公司的賽克隆籬柵部有聯系的公司。貧民窟家庭的簡陋牆上所刷的刷牆粉可能是在澳大利亞最老的城市巴拉馬塔製造的，但是它是芝加哥范布倫街威斯科水漆公司的專利品。能擦去工廠窗上污物的“良友”去污粉所賺的利潤，都歸於紐約白特雷里十七號的良友公司。

布洛根希爾投資公司嚴守着它的鋼鐵壟斷權，但是它在澳大利亞里姆地方却不得不和美國伯利恆的伯利恆鋼鐵公司合夥。

第二個最大的壟斷資本殖民地煉糖公司，同約翰斯—曼維爾公司的結婚多次的湯米·曼維爾合夥經營建築材料，同赫古勒斯火藥公司合夥經營化學品企業。澳大利亞的另一壟斷寡頭澳大利亞聯合工業公司的伍·傑·史密斯先生在美國批准的名單中被列到那麼高的地位，以致他在取得“可口可樂”裝瓶特權之後，又被允許從奧克里治取得放射性的鈷。

曾經一度是包給澳大利亞公司和英國公司的巨大建築

計劃，現在已改包給這些公司：傑·亨利·凱塞公司；剛剛在法屬摩洛哥和其他地方建築了原子轟炸機基地的愛達荷州的摩里遜—努遜公司；紐約的雷蒙德混凝土打樁公司，這個公司專門在太平洋建築空軍基地並取得了在佛朗哥西班牙建築美國戰爭基地的鉅額包工合同；猶他州的猶他建築公司，這個公司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戰爭未爆發前在南朝鮮有過進行繁重準備工作的經驗；紐約的麥里特—查普曼和斯科特公司。澳大利亞的建築公司只是有時獲准充當小夥計。

美國人在澳大利亞只擁有少數的製鞋工廠，但是却取得了多數的利潤，這是通過波斯頓的聯合製鞋機器公司收取使用租賃費而達到的，這個公司是澳大利亞百分之九十的製鞋機器的所有者。

美元資本通過芝加哥的日光公司滲入澳大利亞經濟的主要基礎剪羊毛業，這個公司的剪羊毛機器是在它的附屬公司庫柏機械公司生產的。

對於來到勞工市場上的澳大利亞人來說，在成千種美國的企業中都有（或常有）工作等待着。首先，他們必須填寫美國式的就業表——父親、母親、祖父和離婚了的配偶的名字（有一個表上寫道：“如果已婚，你是否和你的妻子住在一起？”）以及需要養活的共有幾口人——以便估計他們會抵抗還是屈從。給應徵波坦尼灣德士古煉油廠工作的包工的登記表上有一項問“什麼種族或膚色？”但是由於三K黨還沒有組織起來，這個表就收回去了。

澳大利亞人在哪裏能夠逃避美國的影響和侵入呢？大學生們是在洛克菲勒、福特或者卡尼基捐贈的教室或實驗室裏學習的；許多大學生得到孟山都化學公司的獎學金，或

者根据以参議員福尔布萊特的名字命名而利用美國所喜欢的“租借”款項的計劃到美國去旅行。大批的美國教授和講師湧進來，其中有許多在教育和政治上竭力宣揚美國的看法。

生活中的其餘部分，也必須倚靠百老匯的東西來填滿。無論是本國或者是外國來的優秀音樂家，都得在越來越喧鬧的美國“流行音樂”的聲音中演奏，而“流行音樂”和美國的劇本正成為商業廣播電台的基礎。自動留聲機還不能夠為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奏出輓歌，但是却把許多有才能寫作民族音樂的有希望的澳大利亞人的努力埋沒了。就像一般報紙一樣，廣大人民收听的商業廣播電台如果沒有廣告就不能賺錢。而主要的登廣告者恰巧正是那些美國資本特別集中的企業——製造汽車、汽油和石油、有專利權的藥品、肥皂、化粧品、加工的食品、剃刀片、電影、時裝、打字機和商用機器、農場裝備、電冰箱、真空吸塵器、收音機和其他貨品的企業。在目前的利潤制度下，沒有一個商業廣播電台或一家報紙，在受到美國勢力影響下的公司的抵制後還能夠存在的。

一個報紙讀者在看到有“澳大利亞聯合通訊社”或“路透社”的電頭的消息時，以為他們所讀到的消息是由澳大利亞或英國記者採訪的。其實，在“澳大利亞聯合通訊社”或“路透社”電頭下的許多消息都是由美國的美聯社、合眾社和國際新聞社的打字電報機供給的。沒有一家想推廣銷路的報紙不登美國連環圖畫的。報紙的重要收入是靠轉載美國的連環畫報以及雜誌和文摘上的文章賺來的。悉尼聯合社如果沒有根據合同得到美國聯合社附屬機構發出的關於埃勒里·奎恩、珍·格雷的故事、西部故事、西部神秘故事

和其他粗製濫造的作品，它還能生存嗎？“悉尼先驅晨報”對於刊登美國的關於性和恐怖的作品仍然是有顧忌的，因此就利用不同名目的副刊來登載。

如要了解澳大利亞人從搖籃時代起就一直受到的美國政治、文化、經濟的影響的全貌，那還必須了解他們死後準備殯葬的情況：包辦殯葬的人模倣了美國在這方面的最新做法，他們對於廉價的葬禮就在葬禮廳中放一些感傷的音樂唱片，而對於高價的葬禮就奏古典的哀樂。

不管是什麼企業，如銀行、保險、鋼鐵、工業裝各、化學品、石油、採煤或礦業、運輸、汽車、食品、農場機械、橡膠、塑膠、油漆、肥料、煙葉、建築、建築材料、電氣器具、藥品或化粧品、紡織品、鞋靴、軍火，美國的勢力都已經偷偷地侵入了，在許多方面，這種勢力已經佔了控制地位。

貸款已經不再是在“倫敦城”籌借了，而是在華爾街。尤金·布萊克先生在從紐約的大通銀行轉移到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去以後，就代替奧托·尼麥耶爵士成為海外債券所有者的獨裁者了。

美元對澳大利亞經濟的攻擊，華盛頓在堪培拉的權力，美國的腐化墮落的作品的泛濫而敗壞了文化，加緊政治迫害以及對和平和自由的挑釁來迎合麥卡錫的方式——所有這些都不是由美國人民投票決定的。

美國侵入澳大利亞的那種幕後力量，也就是加在美國人民頭上的恐怖、戰爭歇斯底里和經濟混亂的同一種力量。

為了了解澳大利亞人民同美國人民爭取和平、自由和社會進步的共同鬥爭，就必須看一看在本書第一章中所敘述的壟斷資本家敵人們。

甚至美國國會的許多委員會也曾經承認，互兼董事以

及持有股票的方式，使美國的經濟被置於約四百人的控制之下。他們盤踞美國最大的二百五十個公司的董事會。他們組成了八個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統治着美國，並控制着在澳大利亞的大部分美元投資。在美國和全世界，他們的先後次序如下：

摩根
洛克菲勒
庫恩—羅比
梅隆
杜邦
芝加哥
克利夫蘭
波士頓

福特家族和其他幾個家族保持着獨立，但是即使是他們，儘管他們有权勢，也不得不作這樣的選擇：就像卡尼基家族、艾斯脫家族、古根海姆家族和哈里曼家族那樣，在危機中選擇向如摩根一樣具有無限权力的“利益”集團投降的道路呢，還是選擇被消滅的道路。

摩根家族

在一八一五年，也就是拿破崙帝國在滑鐵盧被粉碎的那一年，老喬·摩根放棄了美國北部一個牧牛場的潔淨的環境，而換取了一個小旅館的錢櫃。喬·摩根由於把牧場調換了一個“哈特福德旅館”，因而能夠給他的兒子約尼烏斯·斯本塞·摩根留下一小筆財產。

從零售摻水的酒所得的錢，建立了一個比拿破崙所曾想過的任何帝國都要更強大的帝國。約尼烏斯原是一個牧場的孩子並且當過賣酒夥計，死的時候卻是一個百萬富翁。

年老的喬治·皮鮑迪（他的銅像立在倫敦皇家交易所的後面）把約尼烏斯置於他的保護之下。在英國，皮鮑迪——摩根大企業成為美國政府在英國的財政代理人，而美國政府當時正快開始同使用奴隸的南部打內戰。摩根是拿錢受託為亞伯拉罕·林肯的利益服務的；白廳是支持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園主的。摩根被人指責為“銅頭”，即同情南部的人。“紐約郵報”說，摩根和皮鮑迪都“從他們的背信行為中取得了巨額利潤”。他們一方面在英國同親南部派勾結，同時為了小心起見，又在北部的公債跌到最賤的時候購買了北部的公債。

在美國方面，約尼烏斯的兒子約翰·皮爾龐特證明是一個完全像父親的兒子。他是公開支持林肯的事業的人。他發現有五千支霍爾式卡賓槍已被美國陸軍當局在一八五

七年宣佈为危險品，被沒收在紐約兵工廠裏，陸軍当局認為這些卡賓槍可能把兵士的大拇指打掉並傷害他們的臉部。約翰·皮爾龐特·摩根使用詭計和賄賂，以每支三元五角的價錢買到了那些被宣佈为不能用的步槍，而後又以每支二十二元的價錢回賣給缺少步槍的林肯政府的軍隊。一個調查委員會報告說：

“政府不但以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六美元的價錢，把前一天已經同意用十万零九千九百十二美元重買進來的武器賣出去——使美國損失九万二千四百二十六美元——而且实际上是拿出錢給別人來償付它所得到的——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六美元。”

林肯政府当然拒絕付錢給摩根。摩根控告了美國政府，並且在法院中有足够的勢力，來保證他在这个臭名遠揚的約·皮·摩根對美國政府案件中取得勝利。法院沒有把摩根槍斃，相反，却判決他的每支卡賓槍應取得十三元三角一分，即給他獲利四万九千元。

約·皮·摩根開始時是一個富人，在作了奸詐的軍火製造商之後就更富了，而後又成為華爾街的主要銀行家、鐵路巨頭、藝術品收藏者和外國投資者。

另一個摩根又繼續這些事業，併吞競爭者，搜羅有勢力的合夥者，扶植政府和破壞政府，決定戰爭的命運，並且把摩根控制的資本投進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摩根家族已經成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美國的金融代理人，並且對第一批美元貸款索取了很高的代價。摩根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可能比洛克菲勒的稍為少一些，但是投資的方面却更多。今天，摩根侵入澳大利亞經濟，最重要的是通過紐蒙特採礦公司。摩根的這個採礦公司擁有聯合鋅公

司和布洛根希尔南方有限公司的很大部分股票。联合鋅公司就是拥有龐大的布洛根希尔的銀—鉛—鋅帝國的持股公司，並且接收了魯姆叢林地區的鈾礦。布洛根希尔南方有限公司是一个拥有股票並兼營業務的公司，在布洛根希尔進行採礦，並且在一長串的重要的採礦、熔煉、金屬加工、化学和紡織公司中都拥有股票。

摩根通过大陸製罐公司和美國製罐公司，在罐頭工業方面的股份是很多的。在澳大利亞的电气器材和有關工業方面，摩根通过拥有澳大利亞通用电气公司、英國通用电气公司、西方电气公司、美國無線电公司、標準電話電報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股票，超过了梅隆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在澳大利亞石油業方面，摩根远不如洛克菲勒，虽然摩根在殼牌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的一部分）中的势力是很大的。摩根同洛克菲勒一起控制着“可口可樂”、美國熔煉公司（艾薩山的銅、鉛、鋅和鎳；西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金礦和其他企業）以及好萊塢控制的影片公司。正在擴展中的化学和肥料康采恩“孟山都化学公司”与國際商用机器公司、救生者公司以及若干唱片公司集团一样被認為是一个摩根的企業。摩根家族通过美國無線电公司（其中也有梅隆和洛克菲勒的势力）同联合無線电公司合夥。联合無線电公司是一个製造無線电和电气器具的大公司，拥有一些廣播电台以及水陸通訊的無線电設備。在藥房櫃台上出售的“尼亞尔家庭藥品”代表摩根的一种企業，这些藥品就像許多其他斯特林藥品公司的藥品一样是在澳大利亞製造和出售的。

摩根对澳大利亞的一部分侵入是通过英國進行的。自从約尼烏斯·摩根在一八七三年渡过大西洋後，摩根的財

务管理人就在英國有極大的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摩根在英國的分支機構（一九〇九年後叫做摩根—格陵斐尔德公司）一直从事把英國的資本轉移到南北美洲去。

美國在參戰時，已是一个放債五十億美元的債權國。在战争結束時，美國成为更大款項的債權國，这大部分由於摩根貸給協約國鉅額貸款的緣故。當時情況已不再是許多英國資本流到美國去，而是美國資本流到英國來，並且从倫敦散佈到帝國的外圍据點去了。

在澳大利亞的幾家主要的英國保險公司的董事会中都有摩根的人，这些公司包括商务联合公司、地區联合公司、格列沙姆公司、保衛公司、倫敦—蘭開夏公司、北不列顛公司、鳳凰公司、皇家交易所以及太陽等保險公司。摩根—格陵斐尔德公司的一个執行董事也參加澳大利亞國家銀行在倫敦的董事会，摩根同英格蘭—蘇格蘭—澳大利亞銀行和悉尼的商業銀行的間接關係也通过倫敦表現出來。

在澳大利亞，沒有摩根的銀行，但是有摩根的据點。英澳公司負責處理價值達三百二十五萬鎊的短期債券，这种債券是一九五三年在澳大利亞市場上为了通用汽車承購公司籌措的，後來英澳公司还替英國的魯斯汽車業集團處理了一大筆債券的發行。英澳公司是在戰後由摩根—格陵斐尔德公司同拉薩德兄弟公司（同華爾街有關係的一家國際銀行）和有摩根勢力的聯合鋅公司合夥建立的。應該注意到，通過在英國的保險公司中的据點，通過在澳大利亞經營的那些銀行在倫敦的董事会，以及像英澳公司之類的康采恩中的据點，摩根在澳大利亞金融方面的勢力是一个不容忽視的因素。

維克斯公司是摩根在英國工業康采恩中有据點的一个

公司, 这个公司在悉尼拥有科加圖造船廠, 在墨爾本拥有維克斯—魯沃特公司, 這兩個都是重要的機械廠。

在澳大利亞取得最大利潤的通用汽車—豪爾登股份有限公司是杜邦和摩根合營的公司, 而另外一個國際收割機公司(堪培拉政府在利用美元貸款訂購裝備時一向最喜歡光顧的公司)的董事中有一兩個多半是從“犯罪堡壘”芝加哥調來的摩根的人。成為澳大利亞日益發展的企業的克萊斯勒公司是受摩根的相當大影響的; 斯威夫特公司在芝加哥屠宰業中僅次於阿摩爾公司, 它的董事中有摩根、庫恩—羅比的人。摩根的美國鋼鐵公司通過與賽克隆公司的聯合, 從澳大利亞取得小宗利潤。

摩根家族的盜匪領袖們曾經一度是臭名遠揚全世界的, 但是現在已有能力收買報紙而免受報紙的批評了。在摩根企業中工作的澳大利亞人很少聽到關於摩根的這類消息; 賄賂政客, 殘酷打倒競爭者, 把全世界最大的賭場(華爾街證券交易所)變為瘋人院, 利用別人信託給他的款項來使摩根家族更富而使原有者更窮等等。具有無限權力的摩根家族要影響美國政府去宣戰, 並不是為了使民主制度可在世界上得到安全, 而是要使摩根的數以百萬計的財產在世界上得到保險。為什麼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對德國宣戰呢?

美國駐英國大使華爾特·赫·培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打電報給伍德羅·威爾遜總統, 建議美國應該對德國宣戰, 因為摩根家族已經對協約國的勝利投了很大資本, 除非美國政府消除對於加入衝突的“搖擺不定”的態度, 否則在未來的金融崩潰中, 美國將失去它的“優越”地位。由參議院奈伊—范登堡委員會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發表的培基致威爾遜電文中的兩段摘錄如下:

“我相信，即將到來的危机的压力，已經超过英國和法國政府的摩根財政代理機構所能对付的能力。協約國方面的財政需要太大和太急迫了，不是一个私人的代理機構所能处理的，因为每一个这样的代理機構必須对付商業競爭者和宗派反对派。

維持我們目前的貿易优越地位和避免一次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向德國宣战，这並不是难以置信的……潛水艇已經給世界性的金融崩潰的危險加上最後一个項目。現在對於我們是否会被拖進战争，有一种不能肯定的情緒；不能再以大筆的貸款私自投在美國了。在这期間，一次崩潰可能到來。”

如果協約國崩潰了，那麼對協約國的勝利投入那麼多資金的摩根家族就必然也要崩潰。德國的浪潮還沒有阻擋住；德國皇帝的軍隊还能够高喊着“去巴黎！”而前進。意大利和巴尔幹方面的战線是薄弱的，而俄國的沙皇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死了。美國就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向德國和它的同盟國宣战。威尔遜總統宣佈，美國加入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要“使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得到安全”。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他在米苏里州聖路易發表的一次演說中說（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國會記錄）：

“唔，公民們，是不是這裏還有男人或女人——讓我這樣說，是不是這裏還有小孩——不知道現代世界的战争种子是工業和商業的競爭？我們剛剛打完的这个战争所以會發生的真正原因，就是德國害怕它的商業敵手將要超越过它，而若干國家所以參加對德战争的原因，就是它們認為德國會取得它們的商業利益。劇烈的、要取得勝利的工商業競爭就是妒忌和根深蒂固

的仇恨的种子。……这是一个商業和工業的战争。这不是一个政治的战争。”

威尔遜總統这就承認了他派遣人出去，就是要他們为一句謊話而死。在那不久以前，威尔遜總統在“他使我們避免了战争”的口号下獲得重新当选。

“紐約時報”把奈伊—范登堡委员会(它研究了華尔街和軍火商的活動)對於这种摩根金融活動的報告加以概括說：

“由美國參战前貸款達七十億七千七百万美元这一事实可为証明的美國和協約國之間的財政互相倚賴，迫使美國參加了战争。”

一些政客和其他那些替美澳新“安全条約”軍事联盟以及產生这个联盟的罪惡的对日“和約”(杜勒斯为了非法重新武裝日本而策劃的)辯護的人們說，如果澳大利亞受到日本攻擊，美國就会來援助澳大利亞。一九一七年的經驗表明，決定美國要在战争中參加哪一边的，是那些拥有金融利益的人，而不是保証或諾言。華尔街，特別是摩根家族，在日本的投資比在澳大利亞的多得多。

約翰·皮尔龐特·摩根第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繼承了摩根帝國，直到他在一九四三年死了为止。在某些方面和老摩根比起來，他是一個更圓滑的理財家。有人認為，摩根第二从薩克萊的“虛榮市”中得到了關於如何不花錢而过好生活的暗示。他能比一個皇帝施展更大的權力，他能購買豪華的遊艇，在長島買大廈，在英國有一座堂皇的房子，收藏着神話般的藝術品，但是他所得的收入却少到不必納稅！

三十年代中在參議院銀行業調查委员会中起过重要作

用的斐迪南德·皮科拉曾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被詛咒的華爾街”一書中說：

“例如約·皮·摩根先生，他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就沒有向美國政府繳過一塊美元的所得稅。他的合夥者也一樣——只有幾個是例外，但是他們也繳得很少，共約五萬美元。”

摩根的鋪張就應該使國內稅收當局很容易查出他的收入和財產。老摩根已經收藏了無價的藝術品；他從歐洲回來時，帶着他的傳記作者所謂的“價值百萬美元的可愛的戰利品”。摩根第二繼續充實了這個寶藏。就在摩根沒有納稅的時期，他在美國却擁有豪華的住所，包括長島的一所大廈，蘇格蘭的一座共有三十個房間的“打獵用的房子”，一個原屬達爾豪西侯爵的廣袤三千英畝的蘇格蘭大莊園，以及其他地皮——更不用提他在全世界各地的金融投資了。然而，他却找不出需要納稅的一分錢收入。

當然，孟席斯政府對於像摩根家族這樣熟練的逃稅者，是毋需簽署一個用來使摩根在澳大利亞的利潤免稅的“雙稅法令”來援助的！

當一九三四年參議院銀行業調查委員會（在羅斯福時代）正在調查銀錢兌換商的黑暗內幕時，約·皮·摩根總是躲開攝影記者不讓他們替他照相。那些御用的報紙企圖掩蓋摩根濫用權力的行為，如對顧客的錢發出錯誤的通知，實際上就是盜竊別人的款項。但是這一次和後來的調查表明，摩根家族比木星還擁有更多的衛星。其中有許多成羣地圍繞在紐約第一國民銀行和約·皮·摩根公司的週圍。

臨時性的全國經濟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聯邦儲備局和其他美國政府機構，以及國會的各種委員會——更不

用說許多重要的非官方的研究機構了——曾經提出過成卷的証據，証明壟斷資本的集中和摩根家族的權力。在一九五零年參加研究壟斷資本傾向的一個國會委員會工作的眾議員塞勒說，當他看到了約·皮·摩根公司同其他公司的廣泛關係以及這個公司的董事們的經濟權力時，“使人幾乎目瞪口呆”。

一九五一年十月號“幸福”雜誌說：

“今天，‘摩根家族’的權力只在勞工的演說的神話和俄國的宣傳中才存在。一般講來銀行家的情況也是這樣，因為權力已經從華爾街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幸福”雜誌就像它的夥伴“時代”週刊和“生活”雜誌一樣，是摩根家族的企業。

摩根家族的權力並不是神話。它曾經組織過政變、內戰和反革命活動。當墨索里尼的寶座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搖搖欲墜時，摩根的貸款曾經挽救了他；摩根的貸款幫助希特勒建立了“國防軍”，也幫助了轟炸達爾文港的日本空軍。

如果說摩根家族的勢力能左右對帝國的戰爭，那麼像澳大利亞這樣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竟允許摩根家族進入它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主要部門，那就太危險了。

洛克菲勒帝國

我們的父親一輩都熟悉約翰·戴·洛克菲勒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還有一些獨立的報紙揭露洛克菲勒的罪行，與它競爭的英國石油公司有時也授意它們能影響的一大部分報紙進行抨擊。約翰·特·弗林在他企圖寫成一本具有同情態度的傳記“上帝的金子”中的斷語，只能在較老的一輩中引起回憶：

“從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四十年中，約翰·戴·洛克菲勒的名字是美國生活中最受咒罵的名字。這個名字被人同貪慾、掠奪、殘酷、偽善、墮落等聯繫起來。沒有其他一個美國人的名字像這個名字這樣被人堆上那麼多譴責。西奧多·羅斯福譴責洛克菲勒是一個違法者。他的教友威廉·約·勃里安曾在全國各地活動，要求把他關進監獄。拉弗勒特把他稱為當代最大的罪犯。托爾斯泰說，沒有一個正直的人願意為他工作。牧師們說他捐給教堂和大學的錢都是玷污了的。在許多年中，除諂媚者和趨炎附勢者以外，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句關於約翰·戴·洛克菲勒的好話。”

今天報紙對於洛克菲勒的名字所表示的敬意是多麼不同啊！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後來他當了美國國務卿）在一九五一年去日本談判對日“和約”時的顧問。當杜勒斯從東京來到澳大利亞，正式要求

孟席斯政府支持重新武裝日本時，他曾遭到強烈的抨擊，而反對杜勒斯的示威者却被逮捕了。後來在舊金山的對日“和約”會議上，澳大利亞的佩西佛·斯賓德爵士被美國代表團“選擇”為會議的主席，而美國代表團的正式顧問就是約翰·戴·洛克菲勒。但是在所有公開發表的有關重新武裝日本的抨擊中，都小心地不提顧問洛克菲勒的名字。美孚石油公司的億萬美元已經使洛克菲勒的名字神化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廣告使報紙成為它的忠實奴僕；洛克菲勒的慈善事業影響了大學、中學、小學和教會。

就在約翰·特·弗林所提到的對於老約翰·戴·洛克菲勒的暴風雨般的憎恨過去以後不久，一家美國報紙舉行的民意測驗選他為“最偉大的美國人”。約翰·辛格·薩金特在為那位老石油大王画像的時候，他自己感到“像在阿西西的聖弗朗西斯面前一樣”。浸禮會的機關刊“考驗者報”指責那些曾以聖經來譴責虔誠的教徒、浸禮會的台柱約翰·戴·洛克菲勒教會批評家們說：

“在石油托辣斯中的四個最著名的人物都是卓越的浸禮會教徒，他們盡了宗教方面的責任，對於最崇高的基督教的和慈善事業的宗旨慷慨地作出貢獻。”

有些教堂裏的講道是獻給“上帝的慷慨的人”美孚石油公司的約翰·戴·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完全相信他用錢買來的教堂裏的講道。就像約翰·弗林在“上帝的金子”中所說的：

“晚上，他會同歐幾里得浸禮會的老年人和少年們一起站在樹下高聲地唱：‘當那一边在召喚的時候，我會在那邊。’他對這個毫不懷疑。”

駱駝站在針孔面前可能會感到沒有辦法，但是洛克菲

勒億萬元石油企業的支配者的簡單信仰却像潤滑油一樣會使他滑得過去。今天，洛克菲勒的名字只有在報紙上和收音機裏講到捐贈錢物給醫院、大學、實驗室、醫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機構以及向異端傳教的事業時才可能提到。但是，洛克菲勒財團在澳大利亞的巨大勢力說明，我們需要重新介紹一下這個家族。

洛克菲勒財團雖然在美國和在外國投資總數方面次於摩根，但是在澳大利亞，它是八大財團中投資最多的一個，而且，隨着新的煉油廠、石油副產品廠和石油化學廠的建成，對澳大利亞新發現的油田的控制，以及在製造業和採礦業中的股份的增加，洛克菲勒在南半球的勢力正越來越大。

一九四三年，美國財政部在它的關於美國人在外國的財產的調查中報告說，美國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投資中有百分之三十在石油業方面。前面所提到的新的石油企業可能已使這個百分比上升到近百分之四十了。洛克菲勒的三個主要石油公司，即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控制着澳大利亞石油業的最大部分。

真空石油公司和大西洋聯合公司，都是紐約美孚油公司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通過它們共有的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而成立的各佔一半股份的附屬公司。石油化學康采恩斯坦柯（澳大利亞）投資公司是紐約恩再伊公司的直接附屬公司，而恩再伊公司又是受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控制的，德士古公司在澳大利亞的分公司是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各佔一半股份的企業，而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都是洛克菲勒的公司，雖然得克薩斯石油公司中略有一點摩根的股份。控制着西澳大

利亞的埃克斯馬斯灣石油公司的西澳石油公司，其中百分之八十股份屬於德士古公司。

洛克菲勒的公司也同英國殼牌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集團在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合夥經營了許多公司。洛克菲勒財團通過殖民地石油公司，後來通過真空石油公司在上一世紀建立，它接受並且打敗了英國方面的殼牌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的挑戰，而且對澳大利亞的小“獨立公司”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洛克菲勒財團除石油公司以外，有如下這些擁有股份的公司：

艾薩山採礦有限公司；新幾內亞金礦公司和若干西澳大利亞的金礦（通過美國熔煉公司，同摩根合夥）；阿利斯—查爾默斯公司，它和塔特布萊恩特有限公司有聯繫，並根據美元貸款取得訂貨單；美國快車公司，它和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有密切聯繫；波登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同摩根合夥）；里姆製造公司（通過伯利恆鋼鐵公司在美國里姆製造公司的股份，美國里姆公司在澳大利亞里姆公司中間B·H·P·合夥）；履帶拖拉機公司；克萊斯勒公司（同摩根和杜邦合夥）；美國無線電公司（同摩根和梅隆合夥）；二十世紀福克斯影片公司（同其他財團合夥）；史東—威伯斯特公司（同波士頓財團合夥），它控制着艾·布·貝哲父子公司，這個公司是波坦尼灣德士古公司煉油廠的主要包工者。

已經從澳大利亞海灘上運走氧化鉛礦砂的洛克菲勒的國家鉛公司現在又在中澳大利亞阿利斯泉取得了開採銅礦的權利，據說這個地方是“又一個羅得西亞”。洛克菲勒的化學企業聯合碳素及碳化物公司因永備牌電池、電木和其他有專利權的商品而在澳大利亞出了名。在澳大利亞直接經營的一家美國保險公司家庭保險公司同洛克菲勒有關

係。我們現在有“凡士林”和“努佐尔”也要歸功於洛克菲勒，因為它們都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副產品。已故的佩西·洛克菲勒曾在國際火柴公司中間騙子克魯格共事（國際火柴公司就是同澳大利亞的布萊恩特公司和梅公司有聯系的卡特爾），但是因為他吃了很大的虧，故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今天都贊成使用汽油打火機。

雖然摩根—斯坦萊公司和摩根公司是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美國的首要金融代理人，但是洛克菲勒已經仗着它在國際銀行（負責人是一個大通銀行的人尤金·布萊克）的巨大勢力，而打進澳大利亞政府的財政方面了。撥給澳大利亞的美元貸款並不是來自美國財政部的基金，而是來自私人投資者。大概布萊克先生認為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在控制給澳大利亞的美元貸款問題上有很大的發言權。布萊克先生已經訪問過澳大利亞，定下了使用美元貸款的條件，並且規定了總的經濟政策。

還有，洛克菲勒的“慈善事業”——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洛克菲勒在澳大利亞經營的公司中也有投資。顯然，洛克菲勒家族既然已對澳大利亞表示了那麼大的興趣，我們也就應該對他們表示極大的興趣才對。

儘管他們沒有來得及搭上“五月花”號船而遲了一世紀，洛克菲勒還是一個具有非常悠久歷史的美國家族。

約翰·洛克菲勒是德國薩根多夫村的一個卑微的磨坊主人，他在一七二二年來到美國，成為一個農業經營者。過了一百年之後，在紐約州里希福德村，約翰·戴維遜·洛克菲勒誕生了。他的無用的父親是販賣一種醫癌症的假藥的小販，和以百分之十二的利率放債的人，他隨便取消農民贖取抵押品的權利。老洛克菲勒有時需要迅速行動；他有偷竊

馬匹——在當時是會被處絞刑的——和強姦一個女傭的嫌疑。小約翰只在理財方面完全像他的父親，他在十歲的時候就開始取息放債了。當約翰還在十幾歲開始作為製造品零售商的時侯，他的放高利貸的父親已經可以拿出一千元加進約翰的儲蓄了。約翰在二十歲的時候，已經有了相當的資產，在浸禮會聖經班中他保持着从不缺席的紀錄。

在一八六二年約翰揮手石油業的時侯，他不用他的名字；那個公司叫做克拉克—安德魯斯公司。約翰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就戴着絲質的禮帽，穿着燕尾服和條紋褲子，留着側鬚到浸禮會的教堂去了——一個富有而虔誠的石油大王。

石油和黃金不但能夠使許多人只看到光輪而看不到馬腳，它們還能改變家譜本身。洛克菲勒的家譜學者們不像德布雷特的編輯們要受限制，他們把窮困的老約翰·洛克菲勒（即被貧困逼得渡過大洋的那個德國磨坊主人）身上的塵土打落在德國鄉村的水車貯水池裏去，跳過那個賣醫癌症的假藥的小販幾個世紀，而發現約翰·戴的血管裏含有貴族的血球。金錢是很容易使製家譜的人過分熱心的——如果他們得到許多錢的話。約翰·戴的祖先被上溯到法國貴族洛格非伊爾家族，甚至上溯到較少給人假冒的拉丁族的洛卡弗里奧家族，上溯到至少十六個英國國王、一個普魯士皇帝、一個蘇格蘭國王和一個法國國王。

約翰·戴常告訴他的聖經班說：“你看，一個勤於事業的人，他將勝過國王。”沒有人能夠說他沒有實行他所宣揚的話。

到一八七〇年，約翰·戴把他的日益增加的石油企業合併進俄亥俄美孚油公司去以後，他就成為一個百萬元公

司的首腦了。他在一八七〇年決定，美孚油公司應該成為一個壟斷公司，並且迫使克利夫蘭二十五個同他競爭的煉油公司中的二十個在一個月之內都落入美孚油公司的手中。

洛克菲勒控制了鐵路、油管、派貨機構。鐵路的高級職員和同他競爭的公司的辦事員都是拿他的薪水的奸細和破壞者。他賄賂立法議員，並且設立了一些屬於他的代理者的“獨立”的公司來製造“競爭”。油田裏燃燒着人們的憤怒的火焰，街上舉行着情緒激昂的示威並且企圖抵制他，但這一切都沒有用。到了一八七九年，洛克菲勒的魔王美孚油公司已經打敗了所有的競爭者。洛克菲勒的石油在全世界各地點燃着。

在美國，對於洛克菲勒的貪婪和殘忍越來越氣憤。洛克菲勒所開採的豐富油田的發現者埃德溫·勒·德雷克上校在紐約的街頭流浪，衣服襤褸，挨着餓，身體衰弱。德雷克夫人替人家縫衣服來养活一家；德雷克上校請求他的老朋友們給他的十二歲的孩子一個職業。

洛克菲勒決定，他所掠奪來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而不受到憤怒的攻擊，因為這種憤怒的攻擊可能引起採取反托辣斯的行動，或者檢舉他犯了破壞和賄賂的罪行。約翰·戴首先採取的阻止批評美孚油公司的一個辦法（這個方法現在已被許多大公司所採用）就是使美孚油公司所發出的稿件作為“新聞”刊載在社論欄裏面。這是通過洛克菲勒創辦的詹寧斯出版公司來進行的。美孚油公司通過詹寧斯公司的代理機構同美國報紙簽訂的合同說（見弗林著“上帝的金子”）：

“出版人同意以每行……的價格，把詹寧斯代理機

構隨時供給的供閱讀的通告，刊載在這些報紙的新聞欄或社論欄裏，並且要以印主文的字體印在這些報紙上，不帶有表示它是廣告的任何標誌。”

俄亥俄州的檢察長揭露說，僅僅在俄亥俄州就有一百一十家報紙同洛克菲勒簽訂類似的合同來刊載由美孚油公司付錢的“新聞”。為洛克菲勒寫傳記的弗林評論說：

“於是這裏就有一百一十家承辦新聞和輿論的商人，在這裏，咒罵洛克菲勒的浪潮被阻遏住了。我們看到，淹沒洛克菲勒的名字的憎恨的洪水曾在一九一一年左右上漲到最高峯，而後又看到這些洪水慢慢退落，一直到這個名字像塔勃爾山峯一樣地屹立着，上面照耀着陽光；當我們看到，洛克菲勒的名字從被厭惡的狀態慢慢贖罪，而後這個名字的主人又儼然變為聖賢，而對這個驚人的、有趣的——並且是有意義的——現象不感到驚異，這就需要想起詹寧斯出版公司的一段插曲。這裏正是奇蹟開始的轉折點。”

有多少家澳大利亞報紙揭露過，美孚油公司曾經在出產橡膠的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淪陷以後，由於它和納粹德國的伊·格·法本公司的卡特勒合同關係，而背信地不把人造膠供給同盟國？並且揭露過同發現澳大利亞的石油有關的騙局？

但是，儘管洛克菲勒施行賄賂購得讚揚和免受攻擊，反對洛克菲勒的情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還是空前的高漲。在科羅拉多州的魯德勞，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一和他的兒子約翰·戴第二犯下了美國勞工歷史上最不名譽的屠殺男人、女人和兒童的罪行。

洛克菲勒的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在科羅拉多州共

拥有二十四個礦山，它把魯德勞變成一個屬於這個公司的城市。洛克菲勒擁有商店、教堂和開會的會堂；洛克菲勒僱有醫生、傳教士和警察。在封建統治下的任何一個不安分的人都被驅逐出這個城市。被洛克菲勒的礦山辞退掉就等於被趕出洛克菲勒的一切工廠。礦工們從一九一一年以來曾經斷斷續續地罷工抗議過這種封建恐怖統治。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他們再次要求改革，包括要求選擇他們自己的醫生、商店和住處的权利，要求控制那些罪惡的公司僱用的警衛，並且要求用科羅拉多州的法律來代替洛克菲勒的法律。其他僱主早在一世紀以前就同意實行其中的大多數改革了。

一九一三年九月，正當樹上透出紅葉的時候，礦工們罷工了。不久他們就被驅逐出洛克菲勒的礦工宿舍，在洛克菲勒的財產範圍以外的科羅拉多州雪山中的帳篷裏度過冬季。作為洛克菲勒的走狗的執行官，僱來了三百二十六名助手，這些人多半是從鮑爾溫—費爾特斯破壞罷工和勞工奸細組織中來的罪犯。破壞罷工的人們開始射擊礦工的帳篷區。這就使洛克菲勒有充分的藉口把國民兵喊來，並且非法地宣佈戒嚴。礦工們被投入醜惡的牢房，他們被毆打並被幽禁起來。麥卡利斯特·科爾曼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人和煤”一書中描寫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魯德勞大屠殺的開始階段說：

“工會負責人被停職並受到控訴，男女工人和小孩們在嚴冬從公司的房屋中被驅逐出來，高級副官約翰·蔡斯指揮下的國民兵騎兵衝進一批手無寸鐵的罷工工人隊伍；鮑爾溫—費爾特斯的偵探們高高地從一輛叫做‘死亡專車’的裝甲車頂上，向罷工者射擊。

“在二十日早晨，婦女們在煮早飯，小孩們在被驅逐出來的罷工工人居住的魯德勞帳篷區的街道上玩耍。由於副官的要求，多數工人早就繳出了他們的武器，而且除開從連隊和偵探們間歇發出的狙擊槍聲外，沒有發生任何暴力事件。

“突然，帳篷受到機關槍火力的射擊。國民兵在帕特里克·哈姆洛克少校和艾·克·林德費爾特中尉（這兩個名字是工會方面的人一直咒詛的名字）率領下，已經偷偷爬向魯德勞帳篷區，並且預先不發任何警告就向毫無防衛的工人們開槍。罷工工人迅速地拿起一些輕武器以及還沒有繳出去的散彈槍，跑到附近的山上去，以便把火力從婦女小孩方面吸引過來。婦女和小孩們匍匐在彈痕累累的帳篷裏以及預先挖好的避彈坑內。那一天全天繼續在射擊。”

戴維·約·麥克唐納和愛德華·阿·林奇在他們著的“煤和工會運動”一書中描寫後來的情況說：

“接着黑夜來臨——仁慈的黑夜。蜷縮着擠在帳篷底下的小洞裏的飢餓的婦女和小孩們，尋找可以逃脫她們的地獄生活的機會。他們呻吟着、哭泣着，在浸透鮮血的土地上爬行着來躲避不停的槍彈……國民兵像野蠻人一樣，衝進帳篷區，把帳篷放火燒掉，並且在焚燒曾是一千人的住宅的火焰周圍狂舞。”

在國民兵開槍射擊帳篷時幸免於死的人，並沒有全部都逃脫了洛克菲勒的“魯德勞的牢窟”。兩個母親和十個小孩（最小的是三個月的嬰孩）因為受傷或太小不能逃跑而被燒死了。有一個被屠殺的礦工是一個被燒死的小孩的父親。

对礦工的屠殺还繼續下去。有人要求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一和第二進行干涉，使这种屠殺停止，他們拒絕了。可是，洛克菲勒的賣淫式的報紙掩盖不了魯德勞地方的野蛮屠殺。洛克菲勒的住宅和办公处前面站着糾察隊，他們有時帶着頹喪的神情。对洛克菲勒的仇恨迅速蔓延。他对報紙主編、警察和政客們所行的賄賂也挽救不了他的名譽。可以据以定罪的証据交給了國會的一个調查魯德勞屠殺案的委員會；虽然洛克菲勒和他的走狗逃脫了大規模謀殺罪的審判，但是洛克菲勒在所有文明人当中已是声名狼藉了。

因此需要一個更現代化的“公眾關係”機構，來把公眾对洛克菲勒的流血和盜竊方面的注意力，轉移到洛克菲勒的文化和慈善事業方面來。畢竟約翰·戴从聖經上面知道，好名譽是比財富更重要的。

艾維·李先生被認為是當時最善於從事欺騙宣傳的人，使報紙上登滿了關於約翰·戴·洛克菲勒為人慷慨的消息。洛克菲勒基金會差不多是在發生魯德勞血案同時成立的。据一九四七年八月号的“幸福”雜誌說，老約翰·戴·洛克菲勒把近四億美元交給三個洛克菲勒大慈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研究所和普及教育委員會。一九三三年寫了“華爾街的鏡子”一書的匿名作者是美國金融巨頭們的朋友，他指出，老洛克菲勒和他的一夥是“受公眾輿論空前痛恨的巨頭集團”，但是……

“由於自从普·特·巴努姆以來最巧妙的輿論影响者艾維·李先生多年來的不斷努力，洛克菲勒先生被神聖化了，並且戴上他的玻璃紙的光輪，擺出那種可能在九十年代一個快活的紳士身上看到的文雅態度。”約翰·戴·洛克菲勒的傳統受到他的兒子、繼承人約

翰·戴·洛克菲勒第二的忠實遵守。他們兩個人都有驚人的卑鄙的品質，再加上他們表面上都舉辦有組織和有選擇的慈善事業。無論是老洛克菲勒或小洛克菲勒都不會丟一角錢給一個瞎了眼的叫化子，或者給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五分錢。和他在同一個浸禮會教堂做禮拜的信徒因為一時經濟困難，向小約翰借錢，約翰就講了一篇關於借錢怎樣會降低道德品質的大道理來侮辱他。“華爾街的鏡子”說：“他會拿幾百萬元來修理一座大教堂，一個圖書館，或者成立一個科學基金會，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關於他曾經幫助過一個人的例子，無論這個人的困難是多麼令人同情。”

洛克菲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國家的忠誠，就像福特的忠誠一樣，是可懷疑的。“巴庫的聖火”原來是從石油來的。在一八九八年時，俄國是全世界主要的石油輸出國。先是羅茲却爾德和諾貝爾，後來是殼牌公司—英伊石油公司的亨利·德特丁爵士獲得這些石油而向美孚油公司的世界霸權挑戰。德國獲得了高加索的油田，而德國人又需要洛克菲勒的技術和在世界各地的銷售機構，這就打開了洛克菲勒和德國人合夥的道路，目的在於打倒英國和其他的競爭者。即使在美國已經同德國作戰以後，美孚油公司還在幫助希特勒，這背後的動機似乎是一樣的。

魯德勞屠殺事件所引起的憤慨使小約翰·戴·洛克菲勒相信，需要對勞工問題採取行動。他的父親殘酷無情地反對任何勞工組織。這個兒子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幫助下，擬出了一個組織“沒有工會的勞工組織”的計劃。如果不採取行動，那麼在洛克菲勒帝國內就會發生地方性的騷亂。魯德勞的火葬堆的映入天空的火光還沒有熄滅，洛克菲勒的刺客和打手們又在一九一五年對美孚油公司在新澤西

州巴雲港煉油廠的罷工工人動手了。死傷人數沒有魯德勞事件的那樣多，但是所採用的，是同樣的方式：機關槍、打手和謀殺。

小約翰·戴在擬訂關於“沒有工会的勞工組織”計劃時，他的主要助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勞工問題顧問吳·勒·麥肯齊·金，這個人後來當了加拿大總理。洛克菲勒的關於成立御用工会的計劃已開始在科羅拉多燃料及鋼鐵公司、帝國石油有限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中實行，後來並在洛克菲勒的其他公司中實行。

“僱員代表團”允許同僱主進行“集體討論”——不是“集體交涉”。在這以前，洛克菲勒的帝國石油有限公司實行了“聯合工業委員會”制度，曾經染過鮮血的科羅拉多燃料及鋼鐵公司建立了御用工会。

托馬斯·克·柯克蘭和威廉·米勒於一九四三年在紐約出版的“企業時代”一書中說：“科羅拉多燃料及鋼鐵公司在一九一四年血腥的罷工以後成立的洛克菲勒工会，為現代的御用工会樹立了榜樣。”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自治國家”是模倣洛克菲勒和他的基金會所擬訂的形式的。墨索里尼還不僅在這方面受洛克菲勒之惠。社會黨領袖馬特奧蒂因為敢於揭露一個洛克菲勒具有勢力的美國石油公司同墨索里尼之間關於在意大利的石油壟斷權的醜惡交易，而結果被謀殺了。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自稱有過長時期沒有發生罷工的紀錄，雖然在美國國內和國外的其他美孚油公司企業以及油船上常常有發生麻煩事件的消息。根據羅斯福的華格納法案，曾努力取消洛克菲勒的御用工会，而使美孚油公司的工人也享有參加工会的權利。新澤西美孚油公司隨後就組織

了“工廠工會”，會費比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的較低。作為洛克菲勒帝國的領袖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揚言，它沒有發生勞工事件是由於有疾病基金、喪葬基金、養老基金，環境愉快和工資高的緣故。美孚油公司在擴充；許多工人在那裏已多年。但是在美孚油公司自稱所具有的“和平關係”和美孚油公司的反勞工活動之間，有着明顯的矛盾。當洛克菲勒公司在成立御用工會時，它們正把一些探知到曾在街上同工會工作者談過話的工人，以及敢於在官方調查委員會上作証的工人辭退掉。洛克菲勒的公司，包括它在澳大利亞的公司，在僱用工人之前，公司的特務機構都對工人進行嚴密的調查，這種調查常常由政府的秘密警察予以幫助。

美國官方的調查結果表明，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是三十年代後期向聯邦火藥公司訂貨的許多公司之一。聯邦火藥公司同杜邦有密切關係，它供給僱主們各種“保護器械”，其中包括毒氣槍、毒氣迫擊砲、毒氣投射器、避彈毒氣、催淚毒氣、嘔吐毒氣、防毒面具、左輪手槍、機關槍和衝鋒槍等。參議院公民自由委員會在一九三七年把美孚油公司列為法人助手公司的顧客，法人助手公司是一個從事勞工偵探和打擊工會的機構。法人助手公司為了招徠僱主們的生意，曾經解釋它的工作方法說：

“我們開始任何工作時，都具有這樣的目的：使我們的工人在他的小圈子裏成為一個有利的力量，並且隨着他認識的人多起來，他的影響範圍就擴大……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的一套辦法實行了相當長的時期以後……結果都是工會會員沒有增加，如果我們的顧客不是希望相反的話。若干地方性的工會已經解散

了。我們不動声色地幹掉煽動者和組織者，引起很少衝突或者沒有衝突。”

洛克菲勒因此對於建立御用工会和在企業中建立和平關係的“洛克菲勒計劃”的信心，就不如對用催淚毒氣、僱用勞工奸細和打手來“不動声色地幹掉煽動者和組織者”的信心強。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都僱用了惡名昭彰的保羅·柏爾哥夫；在洛克菲勒勢力下的美國熔煉公司也是這樣。保羅·柏爾哥夫僱了大批罪犯，包括殺人犯在內，使用恐怖和暴力的手段來摧毀罷工。柏爾哥夫因使美國工人流血並把他們的工資壓低而從大公司方面取得的報酬，使他成為一個百萬富翁。

由於通過給報紙、政客和宣傳機構津貼而取得了更好的“保護”服務，這就壯了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的膽，使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間敢於支持納粹主義。美孚油公司的一個頭子吳·克·提格爾同埃斯爾·福特一起，成為伊·格·法本公司在美國的分公司的董事。

美孚油公司甚至還比杜邦更接近納粹德國的伊·格·法本公司。美孚油公司和法本公司的卡特勒協定使同盟國在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生產橡膠的地區失守後，得不到人造膠。美孚油公司的油船（有時掛着巴拿馬的國旗）通過佛朗哥的加那利羣島的登納里夫和其他中立港口，把石油供給納粹德國。在珍珠港事變以前，洛克菲勒財團給予日本足夠的汽油貯備來在太平洋發動背信的進攻。戰後以來，洛克菲勒的公司以及同這些公司有密切關係的政客們又在盡力使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美國國務卿、重新武裝日本的对日“和約”的製訂者、恢復德國軍火工業的主要人物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屬於

洛克菲勒財團的人。當他在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前夕到朝鮮三八線去時，他是洛克菲勒財團的一個主要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主席。杜勒斯也在國際鎳公司這個龐大的壟斷機構的董事會中坐在約翰·戴第二的兒子勞倫斯·斯貝爾曼·洛克菲勒的身旁，而這個國際鎳公司對於每一發向北朝鮮人射出的鎳頭的槍彈都要抽取它的酬金。

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領導支持佛朗哥作為一個軍事同盟者的運動，並且給佛朗哥美元貸款。大通銀行的首腦溫思羅普·吳·阿爾德里奇是目的在保證艾森豪威爾—杜勒斯政府當選的經費充足的競選集團的主要發起人。他是洛克菲勒的外親。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二娶了阿爾德里奇家的一個姑娘，生下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勞倫斯、納爾遜和戴維德。

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顧問，他對太平洋問題很注意，他的弟弟納爾遜集中注意拉丁美洲問題，戴維德注意歐洲的冷戰活動，勞倫斯注意管理洛克菲勒的公司。

約翰·戴·洛克菲勒同美國太平洋學會有密切的關係，這個學會幫助制訂對太平洋地區的策略，並且搜集間諜情報。蔣介石曾經授與他中國景星勳章——但當然不是為了使蔣介石能夠繼續騎在五億中國人的脖子上而得到這個勳章。

澳大利亞特別關切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的活動，那是因為他曾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在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方面所起過的作用。當然，洛克菲勒在日本的投資也恢復而且擴張了，並且是為成立一個美國控制的“共榮圈”而施加壓力的來源，在這個“共榮圈”中，澳大利亞將作

为日本的經濟方面的小夥計。

納尔遜·洛克菲勒是那个(在日本政府提出和平試探以後)下令消滅廣島和長崎的婦女兒童的政府的助理國務卿。納尔遜曾帮助國務院在聯合國組織最初的舊金山會議上,推行若干冷战的準備措施。

大企業的雜誌“幸福”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号中替美孚油公司辯護時,漏出了这些話:

“很难找到一个比美孚油公司(新澤西)更恰当的大公司來說明美國資本主义的演变了。它是老約翰·戴·洛克菲勒創立的,而老約翰·戴·洛克菲勒所做的事,幾乎正是馬克思所說的一切資本家一定会做出的事。”

約翰·戴·洛克菲勒並不是一個接受唯物主义歷史觀的人。他在一九一五年告訴“妇女的家庭之友”說:我的錢是上帝給我的。

庫恩—羅比的最後事業

一个坦白的傳記作者說，奧托·庫恩先生不同意“工作是幸福”这句格言。奧托·庫恩先生通过婚姻和玩弄手段而取得了紐約華爾街的庫恩—羅比公司的第一把交椅的職位。庫恩先生原籍德國，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成爲一个主要的反德國的愛國者；他从老雅各布·希夫那裏，繼承了華爾街这个巨大金融集团的領袖地位。無論是庫恩或老雅各布·希夫，都不是讀了苏联第一个憲法中的引語、使徒聖保羅的訓誡“不工作者不得食”这句话而不顫慄的那种人。

这是一个悲劇性的諷刺：希特勒黨徒們、道格拉斯貸款派的人們、主張美國至上的人們、摩斯萊黨徒們，以及其他反猶太的人們，都用庫恩—羅比公司的庫恩、希夫和華伯的名字來傳播關於一九一七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猶太人資助”的神話。

的確，庫恩—羅比公司的希夫、華伯和越來越飛黃騰達的庫恩確實曾經在一九一七年把美元趕送到彼得格勒去。但是這些錢當然不是給蘇維埃；這些錢是作为緊急貸款送去的，目的是想从反抗的俄罗斯人民手中挽救出搖搖欲墜的、外國支持的克倫斯基政府。庫恩—羅比的事業，就像庫恩—羅比的美元貸款一樣失敗了。如果指責庫恩—羅比合夥者（在他們用了美元得不到結果以後）曾經資助一个以後使庫恩—羅比財团以及摩根、洛克菲勒、梅隆和杜邦在俄國

的投資都喪失的革命，這是對他們極不公正的指責。庫恩—羅比可能是錯誤地以為他們的美元可以挽救克倫斯基，因為他們的美元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在保證另一個命運不可知的政府（日本的政府）的勝利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由於庫恩—羅比公司的最主要活動一向是在鐵路的投資和控制方面，因此澳大利亞的國有化的鐵路以及英國和澳大利亞擁有這些鐵路的股票，就不會使這個八大財團中的第三大財團高興。如果一個附庸性的澳大利亞政府被准許把澳大利亞鐵路交到華爾街的當舖中去的話，那麼庫恩—羅比公司將是最可能拿到典當品的人。庫恩—羅比公司已經同悉尼附近聖瑪麗斯地方的阿·艾·古德溫有限公司有了聯繫，這個公司使用庫恩—羅比控制的芝加哥通用美國運輸公司的商標，製造某種類型的油槽車和巨大的液體貯藏器。直到最近，通用美國運輸公司在海外還沒有直接的投資，而只有使用商標的關係，通用美國運輸公司的第一個海外投資就是同阿·艾·古德溫有限公司和柯里爾州際運輸有限公司一起經營大規模液體貯藏。

庫恩—羅比的大規模典當生意使它們在澳大利亞除通用美國—古德溫—柯里爾公司以外，還有許多股份。它們在斯特林藥品公司中同摩根共同擁有很多的股份，這個公司製造“尼亞爾家庭藥品”、抗菌藥品和其他藥品；它們還和這個有勢力的合夥者在斯威夫特公司中擁有股票，斯威夫特公司是芝加哥屠宰商，它控制了昆士蘭州、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的肉類工廠。庫恩—羅比公司通過伯利恆鋼鐵公司，同洛克菲勒和布洛根希爾投資公司一起，在澳大利亞的里姆製造公司（鋼鐵容器的壟斷者）以及亞德雷德的里姆·辛普生公司中擁有股份。在梅隆的威斯汀豪斯電氣公

司中和杜邦的橡膠帝國中，都各有一個庫恩一羅比的董事。庫恩一羅比的股份的範圍是那麼大，以致它們與許多其他不是正式屬於它們的美國投資都有關係。

庫恩一羅比由於在一九〇四年支持過日本天皇反對沙皇，它們在日本帝國的金融中就保持有利益。在那一次戰爭中，美國給日本的一些財政支持是來自艾·赫·哈里曼的，他是庫恩一羅比公司的一個辯護委託人，夢想用他的鐵路橫貫全世界，就像他的鐵路已經橫貫美國一樣。在日本背信地襲擊旅順口以後（一九四一年在珍珠港遵循同樣的方式），庫恩一羅比和哈里曼就資助日本，希望在驅逐了沙皇軍隊以後，通過附庸國日本來控制中國東北的鐵路。日本歡迎美元貸款，但是並不表示交出中國東北的鐵路特權。

反猶太主義者們曾經千百次引用了庫恩一羅比的名字來證明關於“國際猶太金融家的控制”和“猶太人的世界陰謀”的胡說是有理由的，對於這一點，庫恩一羅比公司本身却正好對反猶太主義者們提供了答覆。在美國八個佔統治地位的財團中——如果也加上福特、杜克、麥考密克、赫斯特等富有家族的話，那麼庫恩一羅比是最大的二十個豪富家族中唯一由猶太人建立的一個。就像猶太族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的行为同非猶太族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的並無不同一樣（他們要為自己的權利對同樣的壟斷資本家和戰爭販子進行鬥爭），庫恩一羅比作為猶太人的領袖也同非猶太人（常常是反猶太主義者）的領袖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芝加哥、克利夫蘭和波士頓等財團並無不同之處。當優秀的猶太人正在毒氣室裏被消滅、英勇的猶太人正在反對納粹壟斷資本家的鬥爭中犧牲的時候，庫恩一羅比却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現在是美國的國務卿）一起，把德國布魯電氣

公司的美國分公司偽裝為“瑞典的”公司，以便使它免在戰時被美國的外僑財產管理局所沒收。

德國的羅伯特·布施股份有限公司是資助過納粹黨的，而納粹黨曾經對庫恩—羅比公司的華伯家族和希夫家族進行過許多猛烈的反猶太主義的攻擊。

庫恩—羅比財團就像梅隆財團和洛克菲勒財團一樣，是從經營小規模高利貸起家的。雅各布·希夫生於德國，他遷到美國以後，經營一家設在地下室的服裝店。由於證券交易所的賭博以及金融強盜們爭奪公司的控制權的鬥爭，發生了許多次鐵路恐慌事件，其中有一次，股票的價值跌到和印刷股票的紙張差不多。雅各布·希夫是知道鐵軌、地皮、車皮和鐵路設施是比紙張更值錢的。那些股票被當作典當者的抵押品收下，藏在地下室裏，典當的人忘記了這些股票，也忘記了股票證明書正在等待着鐵路的恢復。但是希夫先生並沒有忘記。他使它們成為一個金融機構的基礎，這個機構一度曾經只向一個敵手摩根低頭。在內戰中工業的北部戰勝了蓄奴的南部之後，庫恩—羅比公司一八六七年就在華爾街創立了，甚至摩根也只得忍受它的競爭。

雅各布·希夫原是一個德國人，他同漢堡的華伯家族經營的較老的銀行有重要的聯繫。華伯家族同希夫聯合了力量，通過把德國資本輸往美國以資助艾·赫·哈里曼和其他人所建的新鐵路而慢慢富裕起來。庫恩—羅比輸入的一些德國資本被洛克菲勒家族所利用；後來杜邦有時也不能不用庫恩—羅比的錢。庫恩—羅比由於具有足夠強有力的外國關係而引起約·皮·摩根的注意，它同摩根簽訂了關於鐵路區域的互不侵犯協定。但是同摩根的衝突並不能避免，結果庫恩—羅比的勢力衰弱下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庫恩—羅比只能發行摩根家族所經營的外國公債總數的三分之一。

如果誰在美國想發一份抗議庫恩—羅比的活動的電報，他就必須使用西聯電報公司的設備，因為這個公司具有絕對的壟斷權。他將要付電報費給庫恩—羅比，而這封電報將經過由庫恩—羅比所管的樞台——因為西聯電報公司是在庫恩—羅比的“內圍”之內。

庫恩—羅比同一九四四年美國鐵路反托辣斯案件有關，庫恩—羅比和其他控制鐵路的人被控告他們同意對西部運貨者索取比東部運貨者較高的運費，並且被控告他們故意延遲把易爛的貨物從西部運出，以及他們利用限制個別鐵路公司登廣告和招徠生意的權利來“消除競爭”。

庫恩—羅比以鐵路、曼哈頓銀行公司、西聯電報公司、通用美國運輸公司作為它的“內圍”主要企業。這個華爾街財團在一九五〇年的資產總數是一百零三億美元——為澳大利亞一九五二—五三年度預算的四倍至五倍，但是比起摩根家族的五百五十億美元，還是遠遠落在後面。

梅隆更喜欢機關槍

匹茲堡附近梅隆的煤礦中的礦工，在一九二七年為反對貧困、反對可以作為希特勒秘密警察的榜樣的那種恐怖行動而舉行罷工。

梅隆的暴行是那麼野蠻，以致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不得不進行調查。

安德魯·梅隆的兄弟理查德·布·梅隆是當時腐化的財政部長。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曾就梅隆的私人警察手中的機關槍問題質問他。美國的最大工業王朝之一的這個領袖並不隱諱梅隆更喜欢用機關槍來統治。他答覆說：

“這是必要的：你不能不用它們來經營礦山。”

建立在機關槍的統治、高利貸、貪污和欺騙上面的梅隆王朝，控制了美國的一些最具戰略性的公司。勞工研究會一九五〇年在紐約出版的“美國壟斷資本”一書中指出，梅隆的最大三個工業企業是：鋁業壟斷資本美國鋁公司；在得克薩斯州和中東經營的海灣石油公司；以及製造高爐、焦煤爐和其他重工業裝備的科伯斯公司。梅隆的其他重要企業有：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阿姆可鋼鐵公司、瓊斯—勞夫林鋼鐵公司、匹茲堡固本煤炭公司、匹茲堡玻璃板公司、弗吉尼亞鐵路公司、都奎斯尼電力公司、東方煤氣與燃料聯合公司、匹茲堡鐵路公司。龐大的梅隆國民銀行及信託公司居於梅隆企業的首位。在一九四八年年底，梅隆財團控制的

公司的資產近六十億美元。

在澳大利亞的最著名的梅隆企業是威斯汀豪斯公司（它同艾梅爾的一批公司有密切關係）、勒都諾—威斯汀豪斯公司、阿姆可公司以及鋁業大企業。威斯汀豪斯的裝備到處都可以看到，從廚房到發電廠，從電影院到鐵路信號站。由威斯汀豪斯公司指定的一個人參加了艾梅爾公司的董事會。阿姆可公司戰前在新南威爾士州的開布拉港建造了聯邦軋鋼廠，但是這個廠現在同阿姆可公司的關係純粹是屬於技術方面的。聯邦軋鋼廠是英國李薩公司的分公司的一部分。而阿姆可公司在悉尼附近蘇塞蘭持有重要的鋼鐵廠。

梅隆的美國鋁公司（差不多壟斷了美國的鋁業）同英國的鋁業大企業有聯繫，它在澳大利亞的人員是從布洛根希爾—柯林斯豪斯財團方面來的。美國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鋁公司投資有限公司的股份顯然是通過梅隆大企業在加拿大的附屬公司。梅隆在澳大利亞鋁業中的股份在北領土附近的威塞爾島上發現了豐富的鐵礬土礦之後，已有增加了。

英伊石油公司在西澳大利亞福里曼陀爾附近的克威納納建立的價值四千萬鎊的煉油廠，將使梅隆勢力打進澳大利亞的石油業。克威納納煉油廠的原油將來自科威特石油公司的波斯灣地區的油井，而科威特石油公司是英伊石油公司和梅隆的海灣石油公司各佔一半股份的一個公司。海灣石油公司的人員在一九五三年年底和一九五四年初曾經來澳大利亞探討發展的可能性，但是發現洛克菲勒同英國合夥的控制力量十分堅固。梅隆同摩根共同控制着馬·伍·吉洛格公司，這個公司是普爾曼公司的附屬公司，並且是在克威納納承包煉油廠建築的主要承包商。

梅隆勢力是一個叫做托馬斯·梅隆的愛爾蘭窮困的農家少年建立的，他在一百多年前來到美國。美國的一首歌詞說，“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城的偏僻地方有一家當舖”，這可能是從梅隆的百萬財富的故事中得到啓發的。托馬斯·梅隆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農場上弄到足夠的錢在匹茲堡開始了放債生意。成功的高利貸為他搶奪地皮和在匹茲堡進行地皮投機鋪平了道路。他娶了一個地皮大王的女兒後，使他的地產增加了很多。

托馬斯·梅隆當了法官，他保護財產而反對人民。他這時已經在匹茲堡經營煤業了。在美國內戰時期的一八六二年，正當美國艦隊在新奧爾良港外極缺乏煤的時候，他的船隻出現在那個地方。他的兒子安德魯遵循這個發戰爭財的傳統，在一八九八年美國攻擊西班牙殖民地的戰爭中做了有利可圖的生意。

安娜·羅徹斯特在“美國統治者”一書中說，托馬斯·梅隆在法院任事期間，他的手指“發癢，想繼續進行更富進攻性的對抵押品和地產的操縱。一八七〇年，當他五十七歲的時候，他辭掉法官的職位，乾脆把經營放債和地產作為一生的主要職業”。

放債的生意漸漸發展成為叫做托·梅隆父子銀行的私人銀行，不久以後它變成為匹茲堡的主要金融勢力。

梅隆的銀行在一八七三年大恐慌期間向它的存款人關上了大門，但是同時梅隆父子銀行卻把敵手破產後的生意接受過來。

托馬斯的兒子安德魯·梅隆約在一八八五年左右成為這個家族財富的主持者。安德魯計劃通過在華盛頓政府中攫取重要職位（財政部長）來擴大梅隆的勢力。

“梅隆機器”的流氓手段和賄賂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政治活動中已經臭名遠揚了。“梅隆機器”大力參與共和黨的聯邦政治活動，資助哈丁總統競選美國總統，結果安德魯·梅隆得到內閣財政部長的職位作為報酬。

安德魯·梅隆作為鋁業托辣斯、許多噴油井、鋼鐵廠、煤礦、發電廠、自來水廠和煤氣廠、地產公司和銀行的老闆，在哈丁總統死了以後，仍然留在內閣裏充當柯立芝總統和胡佛總統的財政部長，儘管在哈丁政府時代曾經接連發生過幾次政府的醜聞。梯波多姆的醜聞只是其中的一件，這個事件就是：大量的賄賂華盛頓最高級的官員，將海軍的石油儲備交給洛克菲勒、辛克萊和杜亨尼石油財團。華盛頓方面“熟悉”醜聞的人不斷神秘地死去，其中包括哈丁總統自己。哈丁總統是在一艘從阿拉斯加駛回美國的船上吃了蟹肉“中毒”而死的，但是這條船的伙食房卻未曾帶有蟹肉，而且這條船靠岸時並沒有其他生病的乘客。“紐約時報”對於哈丁的死也同普遍所感到的一樣覺得有些神秘，它說，當時在場的人們“對於所發生的事不能夠有一致的說法……官方公告也錯了”。

哈丁總統不經驗屍就安葬了，个子矮小而聲音柔和的“安第叔叔”梅隆是可以相信不會談得太多的。他同華盛頓的腐化行為有很深的關係，他是一個主要受惠者。作為財政部長，他拚命擴展在一九〇一年得克薩斯石油公司開始出油的時候所建立的梅隆的海灣石油公司企業，並用梅隆的財富來抵擋約翰·戴·洛克菲勒的攻擊。政府工具和美國外交權力都被用來增進在中東、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梅隆石油利益。

安德魯·梅隆在財政部的十年當中，曾把大公司（包括

梅隆公司)已經繳納的稅款約三十億美元退還給它們,以此來欺騙他所管理的財政部。安德魯·梅隆把下述款項退給他和他的家族所控制的公司:

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一,五九〇,五七四美元;巴特萊特—海華德公司(科伯斯):二,六四一,〇一九美元;美國鋁公司:三,〇三五,六二〇美元;標準鋼鐵汽車公司:一,九五五,〇五一美元;海灣石油公司:三,九九六,〇八〇美元;麥克林蒂—馬歇爾建築公司:八七四,二五五美元。(第七十一屆國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後來,羅斯福政府的稅務當局準備提出控訴安德魯·梅隆的案件,向公眾提出證據來證明他利用偽稱他的財產受到“損失”以及隱瞞一九三一年度應納所得稅的五百萬美元收入的做法,騙取了美國財政部一,四一一,九四八美元。安德魯·梅隆在他充當美國人民的公僕期間,在梅隆公司的櫃台上劫奪了人民的一千五百萬美元以上放進他自己的腰包。

在美國,大富翁是不進監獄的。

就在梅隆從美國人民那裏盜竊千百萬美元的期間,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正在華盛頓的財政部等着他,要求他撥出一筆利息百分之四的一百萬美元貸款,來救濟失業家庭——其中有許多贍養家庭的人被梅隆的礦山和工廠開除出來。這個美國最富有的公民完全拒絕了賓夕法尼亞州長的要求,而梅隆當時還把他辦公室裏那張名貴的價值一百七十萬美元的古畫指給這位州長看。

梅隆家族不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樣,很少拿出巨款從事慈善事業來粉飾玷污了的家聲。他們寧願學約·皮·摩根的吝嗇。

但是，梅隆家族同所有其他統治集團一樣，痛恨那些為他們賺取了千百萬美元的男人和女人。

儘管安德魯·梅隆作為一個內閣部長，曾經宣誓擁護和執行美國政府的法律，但是他和他的家族却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鎮壓匹茲堡大罷工時，表現了藐視一切法律和權威。

美國的礦工，就像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礦工一樣，領導了勞工運動來抵抗企業主在經濟危機前夕發動的攻擊。一九二五年，梅隆家族破壞了一個法定的協議，削減了匹茲堡礦工的工資。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們對梅隆匹茲堡煤炭公司礦工的攻擊發展到最高峯。

礦工領袖約翰·勒·路易斯指出，梅隆公司把礦工的家庭從他們的住宅裏趕出來，並且實行“一種恐怖統治……這種統治比近年來美國所見過的任何破壞工會的活動都更加野蠻和無法無天”。

梅隆的恐怖行為成為全國都知道的醜聞，參議院的一個調查委員會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到賓夕法尼亞進行調查。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古丁在調查後報告說：

“在發生罷工的匹茲堡地區存在的情況是美國文明的一個污點。不能想像在全世界最富有的一個工業中心會容忍那樣的骯髒、苦痛、貧窮和困苦。調查委員會發現男人、女人和小孩住在比豬欄還要不衛生的小屋裏。”

礦工為了要住梅隆的房屋而簽署的租契，使他們連中古時代在貴族城堡的殘酷陰影下居住的農奴所享有的一點點自由都享受不到。根據安娜·羅徹斯特在“勞工和煤”一書中發表的租契，工人在簽署這個租契時保證：

“……本人不邀請或允許公眾或個人進入或闖入這裏提到的承租人的住所，或這裏提到的私人道路，或其他場地，也不听任別人或叫別人這樣做，但是醫生來為承租人和他的家庭看病是例外；馬車夫可以把承租人和他的家庭的所有物搬進或搬出這裏提到的住所；如果承租人或他的家庭中任何成員逝世，承辦喪事的人和棺車，馬車和車夫以及朋友們可以進入。”

歐洲封建時代的農奴從來沒有被限制到只准醫生和送殯的人來看他。

美國參議院委員會關於一九二九年煤礦狀況的報告中發表了一封梅隆的匹茲堡煤炭公司給它的礦山督察的信。這封偽善的信說：

“肅清所有見不得人的狀況；將警察安在不顯眼的地方；避免一切逮捕；指示我們的人避免被捲入麻煩。如果委員會想詢問我們的任何僱員，盡量提出你能够信任、並能可靠地給予正確的答案的人。如果你受到委員會的查問，不要答覆你認為會危害我們利益的問題。公司會保護你。”

儘管梅隆藐視參議院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還是听取了關於梅隆警察的殺害和毆打事件、勞工特務以及梅隆的工廠住宅區裏的原始的居住條件等的記錄。哈維·奧康諾在“梅隆的百萬家產”一書裏說：

“委員會向幾十個礦工和同情者進行了解，他們敘述了這些事實：煤鐵廠廠方警察毆打罷工者的詳細情況，警察強奪了正規建立起來的機構的辦公處，警察沒有拘票而闖入住宅，在公路上攔住汽車進行搜查，礦工的十四五歲的女兒們被煤鐵廠方警察拉進他們所租的

房間去住宿好幾天。參議員們曾經看到有衣衫襤褸的小孩，在二月天光着双脚。”

在參議院委員會中的証詞証明：梅隆供給破壞罷工的人以妓院，這些妓院由公司的警察守衛着；一個六歲的女孩曾被梅隆的一個破壞罷工的人強姦；公司的警察蠻橫地毆打了一些公民——這些事都沒有受到賓夕法尼亞州警察的干涉。

工會工作者約翰·巴科斯基在一九二九年被梅隆的公司的警察逮捕，並帶到他們的營房裏去。一個警察捆住這個礦工，同時一個少尉用一根燒熱的撥火棒打他，一直打到他的肋骨折斷了，他的牙牀破了，他的耳朵淌血為止。習慣於殘酷殺害情況的地方檢察官也說：“這是我所調查過的最殘酷的謀殺案件。”

這些殺人犯是美國內閣中有它的頭子的家族的走狗，他們只受到很輕的處分。梅隆拿出一萬三千五百美元給那個失去丈夫的婦女作為賠償費。她極窮苦，並且被奪去了一家的贍養者。她是在提出憤怒的抗議的情形下拿下這筆錢的。她要的是她的丈夫，而不是殺人犯的金錢。

安娜·羅徹斯特記錄說，梅隆的特務們“開槍打死了阿諾爾德城的一個小店主，因為他堅持要保護工人的救濟辦事處”。

有些讀者也許會說，這種事情是發生在二十多年以前，而這個家族的金融帝國現在的頭子理查德·克·梅隆的行為，並不像經濟大恐慌前夕的安德魯·梅隆和理查德·布·梅隆。事實真相是：梅隆家族已從匹茲堡的謀殺變本加厲地發展到全世界範圍的大規模屠殺了。梅隆在原子彈毀滅事業中擁有股票。紐約“勞工研究會”（一九五〇年出

版的“美國壟斷資本”)報告說:

“梅隆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已被預訂為負責製造原子能委員會的發展推動潛水艇的動力反應器的工程。”

梅隆家族在利用了外僑財產管理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悄悄地傳授給他們的德國的技術秘密之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幫助和煽動德國帝國主義者。梅隆的阿姆可公司同德國的鋼鉄托辣斯聯合鋼鉄公司有密切關係，這個公司的首腦是資助希特勒的弗利茨·蒂森。梅隆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同德國西門子—哈爾斯柯公司的附屬公司西門子—舒克爾特公司有密切的卡特爾聯繫，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出賣了法國利益的親納粹的法國鋼鉄企業組合的溫台爾集團有密切關係，也同日本的三菱財閥有密切關係。馮·西門子家族儘管會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充分交換過技術情報，但是他們利用了比原子彈遠為原始的大規模屠殺方法，梅隆同杜邦、摩根和其他人在製造原子彈企業方面都擁有股份。

阿爾培·康恩在“反人民的陰謀”一書中說：“在戰後，已經証實西門子曾經設計並且製造了設在奧斯威辛和其他納粹死亡營中的毒氣室設備，並且壟斷了毒氣室中的电气裝備。西門子獲得專利權的一種裝置是調節毒氣流通的一套換氣系統，這套設備具有這麼高的效率以致在奧斯威辛，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殺死一萬人。”

杜邦、美國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納粹托辣斯的其他朋友們發展出來的原子裝置，可以在一秒鐘內消滅掉上述數字的十倍的人——就像廣島証明了的一樣。

梅隆的鋁業壟斷組織美國鋁公司同伊·格·法本公司聯合控制了美國的鎂開發公司，這個公司在利用鎂方面運用德國的專利權。美國鋁公司和伊·格·法本的協定使美國缺乏鎂。梅隆的美國鋁公司也設法使美國武裝部隊缺乏鋁——在現代戰爭中鋁同鋼和石油一樣重要。調查“國防方案”的參議院委員會報告說，當鋁的供應不足的時候，美國鋁公司曾告訴生產管理局說供應是充足的。參議院委員會指出，“當時，美國鋁公司是美國唯一的製鋁公司”。“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美國鋁公司使生產管理局相信（鋁的）供應充足，是為了避免可能有別人會進入許多年來他們一直順利壟斷着的範圍”。

梅隆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中，是把利潤放在他們本國的需要之上的，他們將會把澳大利亞人民的需要放在更低得多的位置上。

杜邦的炸藥王朝

美國參議院奈伊軍火調查委員會的証据表明，杜邦在一九三二年曾把硝酸氨炸藥的最新公式以九十萬美元的價格賣給日本的三井托辣斯。

不久之後，杜邦家族通過他們控制的通用汽車公司和它的分公司北美飛機公司，把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名為“威拉威”式的北美飛機公司的軍用機的專利權賣給澳大利亞。

許多澳大利亞的航空員駕着杜邦的飛機死去了，因為這種飛機和也是根據美國的設設計製造的日本零式飛機在戰鬥中不能相比。杜邦的火藥從日本飛機上射出來，使那些為杜邦取得了更大利潤的“威拉威”式飛機迅速完蛋——儘管那時候英國式的飛機比美國的飛機更好，而美國空軍也要在一九三九至四〇年去學習製造更新式的英國發動機。

儘管杜邦在製造緊張局勢和戰爭、給雙方以武器來榨取億萬元的血腥利潤方面有過很多記錄，現在仍然通過通用汽車公司、北美飛機公司以及它在英國的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和鄧祿普橡膠公司等大企業中的股票，在澳大利亞的軍火供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聯邦飛機公司正在為澳大利亞皇家空軍製造北美飛機公司的佩刀式噴氣機——在朝鮮戰爭時許多美國專家認為這種戰鬥機已經過時了。通用汽車公司是澳大利亞聯邦國防部的大承包商。杜邦在澳大利亞的主要企業就是通用汽車公司，它佔澳大利亞汽車出售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佔商用車輛出售總額的近四

分之一。

通用汽車公司同克萊德工業公司聯合供給澳大利亞鐵路以克萊德—通用汽車公司的柴油機，並且提供根據“科倫坡計劃”訂購的柴油機。

安娜·羅徹斯特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美國的統治者”一書中指出，杜邦在帝國化學工業公司中有股票，而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同杜邦和伊·格·法本公司簽訂的卡特爾協定早就惡名昭彰了。杜邦常常利用摩根的銀行的便利。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英國母公司中的美國股東辦理股票轉讓的就是摩根的保證信託公司。

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和杜邦合夥在墨爾本附近迪爾公園建立了巨大化學工廠，這些工廠現在生產許多塑膠產品。但是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和杜邦在澳大利亞的主要聯盟還是在使用杜邦的商標來製造杜邦公司的產品和締結地區銷售協定方面。

杜邦財團在澳大利亞的分支機構不容易找出來，因為他們擁有那麼多專利權——在輪胎帶、漆、塑膠製品、化學品、飛機和汽車零件、膠捲和橡膠製品等方面。他們在油漆方面僅次於薛爾溫—威廉斯公司，在攝影膠捲方面僅次於伊斯曼·柯達公司。

製造軍火獲利那麼豐厚，使杜邦家族的每個成員平均要比洛克菲勒家族和梅隆家族的成員更有錢。

赫古勒斯火藥公司在根據反托辣斯法律而分出來以後，仍保持着同杜邦的聯繫，這個公司看來是殖民地煉糖化學品公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殖民地煉糖化學品公司是由殖民地煉糖公司的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和蒸餾器公司的百分之四十股份組成的。赫古勒斯火藥公司似乎是通過蒸餾

器公司的美國分公司滲入的。

安娜·罗徹斯特在一九三六年也發現杜邦在鄧祿普橡膠公司中有股票，而在澳大利亞，鄧祿普橡膠公司同布洛根希尔—柯林斯集團有密切聯系，並且是美國固特異公司的競爭者。

在美國，杜邦統治着特拉華州，這個州常被稱為“杜邦領地”。特拉華州的銀行受他們的控制；這個州的公司稅被壓低，以便有利於杜邦的企業。

杜邦在美國出錢扶植了一大批法西斯集團，這些集團宣揚親納粹、反猶太人、反黑人、反勞工的觀點。美國自由聯盟是由杜邦家族和摩根家族提供原動力的，美國作家赫伯特·哈里斯提到這個組織時說：

“這個聯盟所鼓勵的唯一自由就是增加虛股、壟斷市場、竄改帳目，以及把持股公司的金字塔砌到天那麼高的自由。……這是一種支付不足維持生活的工資並僱用流氓來破壞罷工的自由。……這是一種在紗廠內和分益農場上蹂躪童工身心的自由。這是一種收買教堂講壇和報紙輿論的自由。這是一種導向死亡的自由。”

杜邦財團的創立者是為了支持歐洲的封建獨裁而來到美國的。他對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充分支持是可靠的。在希特勒上台後不久，當時杜邦的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長威廉·斯·納德生正在德國幫助希特勒重新武裝，並且在一九三三年回到美國時，把納粹德國說成是“二十世紀的奇蹟”。

一九四二年九月間，在希特勒發動了決定他的命運的對斯大林格勒的進攻以後，權力最大的美國企業統治機構

全國製造商協會的議案委員會，正在紐約的賓夕法尼亞旅館中擬訂政策。主席拉摩特·杜邦尖銳地答覆了主張集中一切力量支持贏得對軸心國家的戰爭的少數大企業家的發言人。拉摩特·杜邦說（根據一九五〇年出版的阿爾培·康恩著的“反人民的陰謀”）：

“對待政府和其餘的叫囂者要像對待賣主市場中一個買主一樣！如果買主想買，他就應該接受你的價錢。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曾是買主的市場——那時候我們只得照他們的條件賣貨。戰爭結束後，市場又將屬於買主。但是現在是賣主的市場。他們需要我們所賣的東西。那麼好吧。要他們為這些東西付出適當的價錢吧。價錢不是不公道或不合理的。如果他們不喜歡這個價錢，他們為什麼不想清楚才買呢？”

喬治·賽德斯在“一千個美國人”一書中根據美國政府的調查材料所透露的事實說：

“杜邦家族控制了最大的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這個公司同其他工業在一起，曾經有好幾個月拒絕改為生產坦克和飛機……也阻撓實行坦克發動機的標準化。”

感覺到杜邦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勢力（由於在這裏有巨大投資）的澳大利亞人應該記住，儘管是在世界大戰的火焰正在旁邊燃燒着的時候，如果法律不合杜邦的心意，杜邦還是不遵守美國的法律。那麼，如果澳大利亞的法律不為杜邦所喜歡的話，澳大利亞人怎麼能期望杜邦來遵守澳大利亞的法律呢？如果日本武裝部隊這一次又來進攻，並使用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從杜邦兵工廠中所拿出的更有力的東西的話，我們能信賴杜邦來為澳大利亞的防禦服務嗎？

看一下炸藥王朝的歷史就可以說明實行國有化是唯一的對策。

杜邦可以自稱具有一種其他美國財團所沒有的特質。曾經有個時期，美國資本家起着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支持過進步的運動，到後來才成為反動勢力的領袖。杜邦家族從來都是支持反動勢力的——也就是為了支持野蠻的封建反動勢力才使杜邦到美國去的。

埃勒塔·依勒奈·杜邦·德納穆是從革命的法國逃到美國去的。他的父親有一個時期曾經在監獄裏等着上斷頭台。他是巴黎附近的一個地主，是受人憎恨的國王的一個閣員，後來被升為貴族，他對於人民要麵包的要求的答覆是：“讓他們吃草！”

一七九九年，依勒奈·杜邦在巴黎開了一家印刷所。他的印刷品是那麽反民主，所以人民把這家印刷所搗毀了。

依勒奈·杜邦從法國著名化學家安東尼·拉瓦西埃處學到製造火藥，拉瓦西埃是個保王黨人，他的高級火藥曾經幫助美國革命者打敗英國軍隊。

依勒奈·杜邦帶着拉瓦西埃的公式，於一八〇二年在特拉華州的威爾明頓設立了一家火藥廠。埃·依·杜邦所製造的拉瓦西埃的火藥很快就把質量較差的美國火藥擠出了市場。杜邦的貨品售遍全美洲，而一八一二年反對英國的戰爭就使這個火藥廠走上得勢的道路。

在美國內戰時，特拉華州存在着很強烈的支持奴隸制度的情緒。杜邦把火藥賣給使用奴隸的南部聯邦政府，同時也把火藥賣給林肯政府。內戰後，在反對發戰爭財者和“銅頭”賣國賊聲中，許多譴責針對着杜邦。

不久以後，杜邦從事製造艾爾弗雷德·諾貝爾發明的

炸藥，熱心生產可以殺人殺得更快的工具。杜邦火藥廠曾經發生過很多次悲慘的爆炸，並且發生過對一切試圖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進行組織的工人惡毒攻擊。到了不得不接受勞工組織的時候，杜邦組織了“獨立的”也就是御用的工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杜邦家族經營的化學工業已很發達。他們因壟斷而引起了麻煩，反托辣斯的案件迫使阿特拉火藥公司和赫古勒斯火藥公司在一九一三年同杜邦“分離”——但是它們仍然留在杜邦財團之內。

無論什麼時候，每當武裝部隊得到命令向前進的時候，杜邦的火藥就會順着彈头像急雨一樣地發射。杜邦的火藥餵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砲的無饜的胃口。他們通過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對菲律賓獨立運動的攻擊、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干涉、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巴爾幹的戰爭和中國內戰中的大批訂貨，已經準備好應付在當時是最大規模的戰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杜邦的第一個火藥合同是同沙俄締結的，沙俄為了報答英法答應給予達達尼爾海峽和波蘭全部領土，派遣了裝備不良的百萬軍隊參加坦能堡和馬蘇里安湖的屠殺，以解除對西線的壓力。

同盟國的密使紛紛向杜邦索取火藥。這個炸藥王朝對於它對大規模死亡所作的貢獻表示高興。這種炫耀的話出現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杜邦的出版物上——“杜邦：一個美國企業的自傳”：

“杜邦由於供給了同盟國所用的無煙火藥的百分之四十，是有資格當事務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同樣的目的又生產了幾億磅。”

杜邦在一九一七年，開始利用從炸死人的火藥所得到的利潤，購買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到了一九二〇年，杜邦

公司拥有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之百分之二十三，这些股票的原來投資數目是約兩千万美元。三十年以後，即一九五〇年，同样的股票值八億八千万美元。在一九五〇年，共有五个杜邦的職員和董事參加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掌握这个公司的政策。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皮埃尔·杜邦負責管理通用汽车公司，摩根家族在这个公司中也有股票，不过比杜邦的較少。

一九三四年的杜邦公司報告說：

“杜邦公司不要战争，它从和平中可以獲利更多。”

杜邦家族資助公開宣揚战争的希特勒这件事已經表明，他們的火藥廠對於和平鴿是一个多麼不舒適的棲息地方。拉·德·查洛斯特和阿·赫·伊温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战後世界的利潤和政治”一書中說：

“在一九二八年，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它購買了奧帕尔康采恩而对德國事务極感兴趣，通用汽车公司使它所資助給納粹的大筆資金在將來的任何時期都有把握地不致發生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独裁統治的最先行動之一就是允許新買的摩托車輛免稅，表面上是一种振兴貿易的方法。”

杜邦的資產从一九一三年的七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後一年)的三億零八百万美元。杜邦的利潤从一九一四年的四,九九七,七七三美元增加到一九一八年的四三,〇九八,〇七五美元。在經過一年的和平時期以後，杜邦的資產減少了六千八百万美元而跌到二億四千万美元，純利減少到一七,六八二,九九二美元。

杜邦的銷售主任克·維·凱西先生在奈伊軍火調查委員會上說：

“知道我們可能要挨過相當長時間才可以期望從政府方面接到生意後，我們開始在國外進行這種嘗試（賣軍火）；我們開始的時候，就像小孩在荒野上面一樣手足無措。”

杜邦的銷貨員是世故的小孩。在一九三二至三四年的哥倫比亞和秘魯的武裝衝突中，埃·依·杜邦·德納穆爾無區別地把貨物賣給雙方。在以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的四年游擊戰開始而其後大規模戰爭一直打到三十年代中期的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之間的格蘭查科戰爭中，杜邦的另外兩個附屬公司，即聯邦火藥公司和萊明頓軍火公司，把武器賣給巴拉圭和玻利維亞，從而維持了市場。杜邦的英國朋友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在兩年之中把二一，五七〇，〇〇〇盒子彈賣給巴拉圭，但同時又保持中立，將彈藥偷偷運入玻利維亞。

在奈伊調查委員會所取得的軍火商人的信件中，有一封是聯邦火藥公司駐南美代表弗·斯·約納斯在一九三二年寫的：

“南美洲的不穩定狀態對於我是一件大事情，因為我賣了一大批炸彈訂貨給巴西，另外還賣出相當多的子彈訂貨。我也賣給哥倫比亞、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很多炸彈訂貨，現在我已經彌補了我的一切損失，又站穩腳跟了。這是所謂一損一得。”

約納斯的以下這封信，寫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一日，也是由奈伊調查委員會予以公佈的，它可以幫助了解所謂“杜邦公司不要戰爭，它從和平中可以獲利更多”的正式說法：

“你寄給聯邦火藥公司的關於巴拉圭和玻利維亞局勢的信已經轉給我看過。我立即乘飛機到華盛頓去

訪問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的公使館。對於我們是不幸的，看來好像它們之間目前存在的糾紛將要友好地加以解決。”

聯邦火藥公司董事長約翰·伍·楊格有一個兄弟在厄瓜多爾，他在土人之間傳播“和平王子”的福音。奈伊調查委員會意見听取會中第七四七號物証是這個當傳教士的兄弟給“我親愛的約翰”的一封信。這封信說：

“我們過了一星期愉快而簡單的生活。我們到這裏來對我們來說是幸福，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兩個駐留在這裏的勇敢的少女布朗小姐和羅貝爾小姐也是幸福。有六個到八個印第安人表示了追隨‘主’的願望，我們同他們一起祈禱。他們之中有些人過去有過開端，但是又被罪惡拉下來了。對印第安人的工作需要做很多的祈禱。

昨天我又見到陸軍部長，安排好在今天實行試射。陸軍部長、兩位將軍、基多（厄瓜多爾的首都——譯者）的警察局長，以及許多軍官和士兵都在場。我先使用‘比利’，但是我很抱歉地說，它失敗了。我用它來向兩個兵士射擊，但是他們能夠忍受住毒氣而我找不到我。後來我在一個房間內投了一個手榴彈並要兩個人走進去。這一次是真正的成功，幫助我挽回在試驗‘比利’失敗中的損失。

桑托上校正好在這裏訪問，他看到了試射。我從他同陸軍部長的談話中知道，似乎他已經通過美國的陰謀家約德方面得到了一些毒氣手榴彈（比你的更大些，黑色）。無疑地這就是他所以要推脫我的理由。很可能他從這裏頭得到了一些什麼好處。

陸軍部長在離開之前，要求我以最便宜的價錢給他一百個‘比利’和二百個手榴彈。我告訴他我會寫信給你要你直接把價目表和條件寄給他。”

楊格牧師一方面祈禱從天上降福給南美洲的沒有開化的人，同時卻又售賣杜邦的一個附屬公司的毒氣（以取得佣金）來對付這些相同的印第安人的眼睛、喉嚨和肺。

奈伊調查委員會的第三三九號物証（聯邦火藥公司的約納斯寫的一封信）提供了杜邦王朝的軍火商人能有良心的唯一跡象——很微弱的跡象。這封信是關於對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的軍火貿易的事。信上說：

“我們無疑地是在做一種罪惡生意，在這種生意中，一個人必須希望出事情才能生活下去，雖然唯一的安慰就是，如果我們不做這種生意，就有別人會來做。假如我現在開始良心不安，那就會是一件可怕的事。”

只有杜邦公司的秘密檔案（今天的美國政客們已沒有可能像在羅斯福時代一樣取得這種檔案了）才能够揭露杜邦幫助希特勒的戰爭和大屠殺的全部可怕情況。美國參議院奈伊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表明，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只是在希特勒被非法地扶植為獨裁者以後幾天），杜邦會進行安排，把武器交給納粹黨人，幫助他們鎮壓民主力量的抵抗。

二月一日，杜邦同一個叫彼得·布倫納的（又名吉拉）簽訂了一項合同。杜邦公司的負責人之一凱西承認，吉拉是十三個國家（包括德國和日本在內）的間諜，而在杜邦同吉拉合同中，吉拉是作為“德意志共和國的唯一代表，來談判軍用發射火藥和軍用炸藥的銷售問題……”

杜邦害怕締造和平的人。拉摩特·杜邦會就這一項把

武器賣給德國的協定寫信給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麥克戈溫勳爵說(根據奈伊調查委員會意見听取會記錄)：

“為了種種理由，我們希望把這件事當作機密的事，特別是因為，我們覺得，關於這樣一個協定的事有所洩漏，那就可能為一些政黨所知，而這些政黨為了它們的利益將去阻撓吉拉先生的努力。”

在希特勒被德國托辣斯和像杜邦一樣的外國朋友扶植上台以前，埃·依·杜邦·德納穆爾和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就在伊·格·法本工業中取得了股份；這三個龐大的化學托辣斯把全世界(六分之一除外)分割成為許多化學品殖民地，聯合控制了德國的炸藥托辣斯“炸藥公司”。這個卡特爾的三個公司互相交換技術的(包括軍事的)秘密。

杜邦公司的一個附屬公司萊明頓軍火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同伊·格·法本公司的企業有協議，拒絕把四氮烯賣給在美國的英國採購團。

同時，杜邦的通用汽車公司的附屬公司亞當·奧帕爾公司供給希特勒的裝甲兵團以大量裝備，並且給德國空軍很多消滅英國平民和兵士的裝備。它同英國的卡特爾伙伴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協議，似乎對此並無妨礙。

杜邦公司出版的一九五二年杜邦公司的宣傳品說，杜邦公司的許多股東是“慈善機關……教會、學校”。

杜邦公司通過附屬公司和有聯繫的公司，為了慈善、宗教和教育事業而賣給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警察局的貨物中，是催淚毒氣、嘔吐毒氣、毒氣迫擊砲、毒氣槍、手槍、散彈槍、衝鋒槍、機關槍、裝甲車、避彈衣，以及其他需要用以對付那些決心不讓再發生戰爭來使杜邦增加財富的人們的一切東西。

芝加哥財团支持犯罪

艾尔·卡坡納長期以來是芝加哥最有名的資本家，他從來沒有因他所犯下的謀殺、開妓院、販賣毒品、開賭窟、賄賂警察和政客、或者用販賣私酒和搶劫的手段賺黑錢等一長串罪行而被關進監獄。美國聯邦政府（而不是芝加哥城或伊利諾斯州）曾經把卡坡納送進阿爾卡特拉茲監獄，但那只是為了他沒有把他應繳的所得稅繳給美國財政部。

芝加哥是一個充滿犯罪的城市，因為這裏被稱為芝加哥財团的一批企業家和銀行家們控制着芝加哥的經濟和政治，他們在國內對於勞工的罪行和在國外反對各地民主運動已經臭名遠揚。

對於澳大利亞來說，芝加哥財团很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在工業和農業方面擁有巨大的股份，而且對於把澳大利亞併進美國叫囂得最厲害的也是芝加哥，這種叫囂常常是由國際收割機公司和“芝加哥論壇報”的麥考密克領頭。

在美國軍隊於一九四二年到達澳大利亞以後，“芝加哥論壇報”曾寫道：

“形勢有力地表明，我們正當的戰爭目的之一，和那些談和平計劃談得最多的人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這個目的就是美國的永遠安全，而這種安全只能用保持我們已佔領的所有島嶼才能達到。只有一個瘋子或是一個賣國賊，才會把我們勇士用生命換來的土

地交出去。”

因此麥考密克上校認為澳大利亞應該成為第四十九州。孟席斯政府的內政部長伍·斯·肯特·休斯先生也是這樣想。芝加哥財團的國際收割機公司還有一個忠實的朋友，即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理查德·加丁納·凱西，他在一九五四年初就竟然宣佈，澳大利亞政府已經安排好若干很好的“科倫坡計劃”的訂貨，以給東南亞各國供應國際收割機公司的機器裝備。

國際收割機公司是芝加哥財團在澳大利亞的重要投資。國際收割機公司在維多利亞州的政隆和丹迪農已經大大擴張，從事製造運貨汽車、農耕機械和挖土裝備，另外在其他城市的附屬工廠也有擴展。

國際收割機公司最初是約·皮·摩根組織的，以作為麥考密克·迪林和三個較小的財團的合夥公司。但是，摩根的股份佔少數，芝加哥財團控制着這個公司，據聯邦貿易委員會一九四七年報告說，芝加哥財團控制了美國農耕機械業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三。這個報告說：“它所擁有的淨資產，比它的八個較老的競爭者的總數還要多。”遠次於國際收割機公司的第爾斯公司，是由芝加哥財團和摩根財團共同控制的。

麥考密克達到百萬富翁的地位是用榨取農業機械化的先驅、澳大利亞發明家的腦汁而不付特許權使用費的辦法取得的。國際收割機公司的最近一任董事長富勒·麥考密克是屬於世界上最富有之列的兩個人的第三代，這兩個人就是塞魯斯·麥考密克和約翰·戴·洛克菲勒。管理“芝加哥論壇報”的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也參加控制“紐約每日新聞”（自誇是全世界銷數最多的一家黃色小報）和華盛

頓的“時代先驅報”(屬於麥考密克一派特遜報系)。華盛頓的“時代先驅報”在对付反对美元統治的人要進行哪一種戰爭方面提出了清楚的例子：

“在現代戰爭中，我們不派年青人組成的軍隊出去互相屠殺。我們派遣飛機飛在四萬英尺的高空，載着燒夷彈、細菌彈、原子彈，來屠殺睡在搖籃裏的嬰孩，在工作着的工人們，在祈禱着的祖母們”。

芝加哥財團是華爾街以外的最大財團。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七年之間，這個財團的資產增加了一倍多。芝加哥財團是不願受華爾街的控制的，正如“商業週刊”(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所說的，它“毫沒有要靠從華爾街的桌上掉下來的麵包屑來生活的思想”。“中西部”同華盛頓或紐約的矛盾常常是由於芝加哥財團和華爾街之間的競爭，而芝加哥財團得到第二個最大的地方性財團克利夫蘭財團的支持。

芝加哥財團在澳大利亞的公司，除國際收割機公司以外，還有威爾遜公司(同摩根財團和克利夫蘭財團合營)、古達希屠宰公司和阿摩爾公司，這三個公司是芝加哥四大屠宰公司之中的三個。此外，伊利諾斯州比勒陀里亞的迪爾公司(芝加哥財團和摩根財團合營)同澳大利亞的伍奧一約瑟遜公司和赫斯汀·迪林公司有關係。賴萊公司的口香糖主要是芝加哥財團的企業；吉洛格公司的玉米片也是一樣。芝加哥財團正把它的勢力伸入一向由華爾街大企業支配的公司，其中包括得克薩斯公司(洛克菲勒財團和摩根財團合營)、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洛克菲勒)和派拉蒙影片公司(摩根財團)。

如果可能加以區別的話，那就是：芝加哥財團比其他財

团有更醜惡的对待劳工的歷史，它的腐化也更明顯。

在一八八六年殺害芝加哥草市廣場誣陷案的劳工領袖以前，对工会运动的排斥就已經橫暴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当一八七三年芝加哥工人組織起來反对芝加哥財团的“創始人”的時候，“芝加哥論壇報”为飢餓的人中間發生的騷動感到不安，就告訴它的讀者用下述方法解决失業問題：

“放一點馬錢素或者砒霜在給流浪者的肉裏面。這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造成死亡，這是要其他流浪者離開附近地方的一个警告，這可以使驗屍官很高兴，並且可以使雞和其他可攜帶的財物免受經常的劫掠。”

“芝加哥時報”不願落在卑鄙的同業後面，主張“應該在爭取較高工資的人中間投擲手榴彈”。

在那篇勸人毒死失業者的社論發表後十天，芝加哥的著名劳工領袖艾伯特·帕遜斯在一个工人羣众集会上斥責“芝加哥論壇報”的謀殺性宣傳。他說，“芝加哥論壇報”“一貫用把工人羣众集会硬說成是共產党集会的方法來閃避談到劳工問題”。那是一八七三年的事，但是这种伎倆現在還沒有改變。

在一八七七年一次鐵路罷工時，“芝加哥論壇報”的主筆表示贊同警察的關於不在工人頭上開槍警告而向低處瞄準的計劃。“芝加哥論壇報”把鐵路罷工工人叫做“城市的垃圾”、“人類的渣滓”、“暴徒”、“土匪”，以及当然會有的“共產党人”。“芝加哥論壇報”是为芝加哥的工業家發言的，它出來对付像帕遜斯和史皮斯等劳工領袖。这家報紙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說：

“資本家願意出不論多少錢把這些領袖們吊在電綫桿上。”

在那年的前一年，麥考密克的收割机公司的工廠裏發生嚴重的罷工時，警察同平柯頓手下的人破壞了糾察綫並且用棍子毆打罷工的人。當史皮斯正在對罷工工人講話時，受僱的流氓來了。不久警察就開槍，打死六人，打傷很多人。

史皮斯寫道：“他們把他們（指罷工工人——譯者）殺死，是因為他們竟敢於要求縮短工作時間。”

第二年，一八八六年五月三日，在麥考密克的刈禾机工廠中發生了罷工者和破壞罷工者鬥毆的事件。有更多的工人被警察開槍打死。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當草市廣場正在舉行反對警察屠殺的羣眾示威的時候，“芝加哥時報”的建議被採納了。一個特務分子投了一個炸彈。死傷的共有七個警察和六十七個平民，而這些平民中多半是工人。勞工比警察流了更多血。報紙叫囂要絞死勞工領袖，而經過一次笨拙的審訊表演之後，帕遜斯、史皮斯、恩格爾斯和費希爾被處絞刑，其他許多人被關進監獄。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在羅斯福政府的華格納法案的幫助下，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工會才大批地在國際收割机公司的工廠中建立起來。到了一九四一年又需要舉行新的罷工了。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四六年，在麥考密克—國際收割机公司的大企業中，勞資關係沒有一年是和平的。

報紙把“孤立主義”歸因於芝加哥財團，但是“孤立主義”並不反映芝加哥的統治者們願意停止干涉別人的事務。它有時反映出芝加哥財團和華爾街—華盛頓軸心之間的矛盾，更經常表示同情羅馬—柏林—東京軸心。芝加哥財團想綏靖軸心國家，希望分得不列顛帝國和失敗後的蘇聯的戰利品。麥考密克上校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前一直公開支

持和資助美國國內的法西斯黨人以及那些支持軸心國家的人，後來並且繼續攻擊英國和蘇聯，儘管他不能直接支持納粹。“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個記者在柏林替納粹廣播，他在戰前曾從里加和拉脫維亞偽造過反蘇消息。國際收割機公司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由於喪失俄國的工廠而不得不放棄掉一千万美元。麥考密克家族以為希特勒可能替他們取回他們所要的賠償。

“芝加哥論壇報”不僅是像麥考密克這樣一個法西斯混蛋的喉舌，而且也反映着一個統治集團的意見，到處煽動憤怒的情緒，在國內宣揚種族仇恨，它的代理人到哪裏，它的頑固態度就被帶到哪裏。政客們和警察分享了賭窟和亮着霓虹燈的妓院的利潤。

喬治·賽爾德茲是美國的一個寫政論的人，曾任“芝加哥論壇報”駐德國、意大利和蘇聯的記者，由於一則反蘇消息曾得過麥考密克的一根金扣針和一筆獎金，他在“報業大王”一書中寫道：

“我不知道還有別的報紙在攻擊勞工時會這樣惡毒和愚蠢，沒有別的報紙會這樣一貫地反共，據我看來，沒有別的報紙是美國人民的這樣大的敵人。”

芝加哥財團的喉舌偽造消息和照片來反對蘇聯和美國勞工。喬治·賽爾德茲說：

“凡在歐洲為‘芝加哥論壇報’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個消息是反蘇的話，那就無需去調查。出現在歐洲報紙上的每一個虛構、捏造的消息和謊言（其中有幾是受僱撒謊的）都可以抄下來發到芝加哥去。”

但是澳大利亞的報紙對於只有“芝加哥論壇報”能夠這樣做的說法是會感到不滿意的。

据麥考密克的“芝加哥論壇報”記載，苏联航空員在北極上空的創紀錄的飛行，“是為了伺机來給予日漸衰落的產業工会联合会(工会)運動以最有力的支持”。这种說法是和麥考密克在罗斯福競选總統時的努力同样荒唐的。每一天，“芝加哥論壇報”的女電話接線員在答覆電話時必須說：

“早安！……‘芝加哥論壇報’……只剩下四十三天（根据大選的日期來算，或者更少些）來拯救美國生活方式了。”

麥考密克家族的確曾經一度企圖表明，他們所經營的是一家“自由的報紙”。儘管“芝加哥論壇報”是機械化農耕裝备製造商的喉舌，它却主張在美國農場上恢復使用馬匹。可是麥考密克上校是採用非常狡猾的方式來宣揚自由的。因為農場馬匹多半已送到芝加哥的屠宰工廠裝進罐頭裏，貼上各種商標了。

对澳大利亞人特別有興趣的是，芝加哥財團一貫仇恨並且渴望取得不列顛帝國。芝加哥財團的政客和報紙主編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和以後，在來自德國和愛爾蘭的移民中拚命煽動反英情緒。就是在芝加哥，產生了流氓市長“大个子”比爾·湯普遜，他喊出了這樣的競選口號：“把喬治王趕出芝加哥！”——而事實並不是國王喬治有侵入艾爾·卡坡納的領上的任何野心。舞台上演出了叫做“喬治和瑪麗”的侮辱性的諷刺歌舞。在一次芝加哥選舉中，湯普遜市長在施政綱領中保證說，他要“摸喬治王的鼻子”。就像參議員麥卡錫銷毀宣揚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書籍一樣，湯普遜揚言要在密執安湖畔燒盡親英的書籍。

當理·加·凱西先生和孟席斯政府的其他閣員同國際收割機公司的代表們聯繫的時候，人們應該記住這種反英

傳統。

當芝加哥財團建議澳大利亞應該成為第四十九州的時候，它並不是在虛張聲勢。國際收割機公司曾拿出一長串的問題表，要它的澳大利亞代理機構填寫，要求填寫關於同他們有來往的農場經營者的詳細材料——誰是他們的土地的主人，收成如何，欠了多少錢，有多少匹馬、多少條乳牛、多少頭豬等，農場經營者有沒有拖拉機和其他機械，他同什麼商店來往，倉庫中藏有多少上次收成剩下來的餘糧等。

芝加哥財團想把糧食供給誰？一支軍隊？

芝加哥財團早在希特勒進攻蘇聯，或者杜勒斯先後叫嚷“包圍”和“解放”以前，就叫出一個最喧嚷的口號“撲滅布爾什維主義運動”了。芝加哥財團的一個著名代言人，也是最高形式的“自由企業”的宣傳者，他在麥考密克上校和派特遜上尉出版的“自由”雜誌上發表了這篇煽動性的宣言：

“布爾什維主義正在敲我們的門。我們不能讓它進來。我們必須自己組織起來反對它，我們肩並着肩緊緊地團結起來。我們應當使美國保持完整、安全、無損。我們應當使工人不看紅色的出版物和不中紅色的詭計；我們應當負責使他的精神保持健康。”

這個代言人就是艾爾·卡坡納。

對芝加哥財團來說，澳大利亞也一樣要保持“完整、安全、無損”的。

克利夫蘭的大使

克利夫蘭財團在澳大利亞的資產本來是很難同華爾街的財團和芝加哥財團的資產同日而語的，如果不是因為這些資產中有佩西佛·斯賓德爵士一份的話。斯賓德在凱西先生之前擔任外交部長，後來是對日“和約”和美澳新“安全條約”草案的簽字人、澳大利亞駐美國大使。固特異輪胎公司是克利夫蘭財團的一個企業，而佩西佛爵士在他被派遣到他的精神上的祖國以前，一直是固特異公司在澳大利亞的分公司的一個董事。

克利夫蘭財團在澳大利亞所擁有的其他主要資產是在顏料工業方面。與伯吉爾集團有聯系的薛爾溫—威廉斯公司和其他在澳大利亞營業的顏料公司使克利夫蘭財團在顏料、油漆和洋漆方面擁有強大的控制力。威爾遜公司（屬芝加哥財團與摩根財團）同克利夫蘭財團也有聯系，這家公司在澳大利亞的首要的分支機構就是布里斯班鷹街的威爾遜肉類控股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亞有幾十家美國機器公司，總公司地址都在克利夫蘭，它們製造的許多美國機械工具和機器都是用的克利夫蘭廠商的牌子。

克利夫蘭財團的投資者，在澳大利亞物色到了佩西佛·斯賓德爵士，同時在美國物色到了一個聲名顯赫得多的走卒——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所有美國主要的利益集團的公司都在不同的慷慨程度上資助參議員麥卡錫對和

平和民主的進攻，但是看起來克利夫蘭集團給了這位法西斯參議員最大宗的津貼，正好像“芝加哥論壇報”在讚揚麥卡錫方面做得最令人作嘔一樣。

如果沒有這兩個中西部財團和波士頓財團的強大支持，參議員麥卡錫不會敢於對摩根的通用電氣公司或對和華爾街托辣斯有密切關係的美國武裝部隊的將軍們發動以“反共”為名的攻擊，像他在一九五四年年初所做的那樣。如果參議員麥卡錫和佩西佛·斯賓德爵士都是被克利夫蘭財團所寵愛的，這就証實了許多澳大利亞人在佩西佛爵士不加審訊就拘禁兩名澳大利亞工人以後對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在這件事發生不久以前，斯賓德把他的姻兄弟（一個納粹同情者）海因茨先生從軍事情報部在戰爭爆發時就把他拘禁在那裏的營房中釋放了。後來海因茨又被軍事情報部拘禁起來，可是斯賓德又把他釋放了。

一世紀以前就在俄亥俄州從事鋼鐵業的馬瑟家族是政治迫害者和佩西佛·斯賓德爵士在克利夫蘭財團中的首要保護人。屬於馬瑟家族的公司克利夫蘭絕壁鐵礦公司，一九四八年在美國幾家主要的鋼鐵企業中都擁有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共和鋼鐵公司、內地鋼鐵公司、楊斯頓鋼板鋼管公司、瓊斯—勞夫林鋼鐵公司和惠林鋼鐵公司。克利夫蘭的共和鋼鐵公司在澳大利亞設有經銷處，這家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及伯利恆鋼鐵公司號稱為美國三大鋼鐵公司。克利夫蘭財團與梅隆合辦了瓊斯—勞夫林公司，與摩根合辦了固特異公司。克利夫蘭的薛爾溫—威廉斯公司在顏料和油漆業中，比杜邦家族還要佔上風。

克利夫蘭財團既不比更強有力的華爾街集團好，也不比它們更壞。固特異輪胎橡膠公司和瓊斯—勞夫林鋼鐵公

司一直是联邦火藥廠的主顧，这家公司供应的是槍枝、催淚毒氣和其他工業軍需品。一九三六年，在俄亥俄州阿克倫，固特異工廠的一万名工人为了爭取公司对工会的承認，举行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靜坐罷工。这次罷工延續了四个星期。

佩西佛·斯賓德爵士的美國固特異公司的保護人决心不讓他們在阿克倫的工廠成立工会。大企業指揮对工人進攻的總參謀部——特別會議委員會(固特異公司派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員會)建議採用的一种办法是：取得“社会”的支持，取得市民“志願”隊和自警团的支持，來攻擊工会人員以維持“自由僱工”制。阿克倫前任市長西·納尔遜·斯巴克斯被僱用來領導一个“維持社会治安”的運動。斯巴克斯在無線電廣播中警告“外來的煽動者”離開本城。州長也被請求派遣州政府的部隊來“維持秩序”。

在阿克倫有太多的市民为維持生計不得不做工，而他們对固特異公司是恨之入骨的，这就不可能利用什麼“社会的”力量來对付靜坐罷工的工人。因此固特異公司决定僱用臭名远揚的流氓大王帕耳·伯尔哥夫和他的一帮殺人者、強姦者、暗害者、打手、毒品販賣者和淫亂者來破坏靜坐罷工。

固特異的一項反劳工政策曾經得到相反的效果。公司僱用了許多从南方山區來的強壯的青年人，这些人習慣於用粗獷的方式分辨是非，而且他們对劳工組織者是並不熱心的。但是，固特異教会了这些粗獷的南方人懂得了工会運動的必要。二月十七日，这些工人参加了罷工。那些職業的罷工破坏者看到他們要对付的是一羣不好惹的硬漢，就露出了怯懦的本性。有組織的劳工对固特異公司所使用

的卑鄙的手法感到厭惡，他們威脅着要抵制固特異出產的輪胎。結果工會獲勝，固特異失敗了。

固特異公司支持由杜邦和摩根財團組織起來的法西斯的美國自由聯盟。它在这个聯盟的各个最高級的委員會中派有代表，以促進親納粹、反勞工的政策。

參議院基爾果爾委員會指明固特異公司和納粹托辣斯訂有卡特爾式協定。克利夫蘭財團龐大的橡膠企業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表現出對德國帝國主義有所偏愛。盧德威爾·丹尼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美國征服英國”一書中指出，固特異公司的干涉，阻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約條款所規定的拆卸在弗利得里希夏芬的齊伯林工廠的工作（由於齊伯林飛船的空襲，這個工廠在英國是極其不得人心的）。

固特異—齊伯林公司成立了，美國資本支持齊伯林伯爵號飛船的環球飛行和後來遭到不幸結局的興登堡號飛船的建造。丹尼在一九三〇年寫道：

“美國差不多把德國齊伯林的技術組織連同它的三十年的經驗和優越地位都吞噬了。美國資本和華盛頓政府正在這個耗費最大的航空製造部門進行巨大規模的財政合作。”

但是不久以後，英國的R—〇—一號飛船在波維失事燒毀，接着是德國的興登堡號、固特異建造的阿克倫號和麥肯號飛船的失事。在這以後，固特異公司只能從美國陸軍和海軍當局得到小型飛船的訂貨。可是，固特異的澳大利亞代理人佩西佛·斯賓德爵士盡了他最大的努力，重新振興固特異公司這種雖然使人縮短壽命但是有利可圖的飛船業。戰爭剛剛結束以後，當時澳大利亞固特異公司的董事斯賓德先生和一位反對黨的議員訪問了俄亥俄州阿克倫的

總公司——接着就公開主張在籌劃中的美國—澳大利亞太平洋航綫中使用飛船。但是航空公司的經營者和乘客們考慮到太平洋是一個很難游得出去的大湖，他們寧願要飛機而不要固特異的齊伯林式飛船。

固特異公司現在已經和德國方面重新建立了聯繫，它在德國、日本和英國都設有工廠；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就一直是在東南亞地區，特別是在印度尼西亞經營橡膠種植園。固特異公司在爪哇的茂物設有工廠，人們建議可以由這家工廠來供應南太平洋地區所需要的全部汽車輪胎和自行車輪胎。在科倫坡計劃之下，固特異在爪哇的企業期望通過改進了的交通設備而得到好處（按科倫坡計劃一度被稱為“斯賓德計劃”以紀念這位曾推進這個計劃的固特異公司的董事）。

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日“烈士節”這一天為止，克利夫蘭財團的共和鋼鐵公司是唯一的還沒有成立工會的大鋼鐵企業。這一天，將近一千名男女和兒童——罷工工人和他們的家屬以及同情罷工的人們——集合在共和鋼鐵公司的南芝加哥工廠附近的空場上，抗議共和鋼鐵公司的反勞工政策。一批一批的警察用催淚毒氣、密如連珠的手槍槍彈和鎮壓暴亂的棍棒進攻和平的羣眾。派拉蒙公司的一個攝影師拍攝了這一場血腥屠殺的記錄影片，但是克利夫蘭財團就有這樣的勢力使得美國公眾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部影片。後來拉福萊特民權委員會調去了這部影片。在內部放映時，“聖路易郵報”的一個記者曾經出席。艾伯特·康恩在“反人民的陰謀”這本書裏曾經部分地摘引了這個記者關於這部新聞影片的記載，其中說：

“突然，毫無警告地，就响起了一片猛烈的槍聲，站

在遊行隊伍前列的人們像鐮刀下的青草一樣倒下去了……警察立刻就揮舞着棍棒向遊行着衝過去……

一隊隊的警察以一種令人恐懼的認真態度，向那些孤立無援的人們逼近並且用棍子毆打他們。有好幾次，都看到兩個到四個警察毆打一個人。有一個警察用棍子橫打他的臉就像揮動棒球棍一樣。另一個警察朝他的頭頂上打下去，還有一個警察則抽打他的背部。

根據產聯職員的報告，當一個受害者被送到殯儀館的時候，人們發現他的腦漿真的被打出來了，他的頭骨已經被打碎了。……

一個背上中彈的男人，從腰部以下完全癱瘓了。兩個警察硬要他站起來把他弄進警車，但是他們一撒手，他的腿癱下來，他跌倒了，臉栽到爛泥裏，差不多正倒在警車後邊的梯子下面。他的頭和胳膊還在動，但是他的腿已經不靈了。他像烏龜一樣舉起他的頭，抓着地。……

鏡頭轉向中心地點。這裏那裏到處橫着屍體，就好像死亡是特別無所謂的樣子。”

不管是警察局的兇手們還是他們所服務的克利夫蘭財團，都沒有因為“烈士節”的大屠殺而受到法辦。

在澳大利亞，克利夫蘭的固特異公司自己僱有公司警衛，並且握有關於每一個公司僱員的歷史背景材料，這些材料比澳大利亞秘密警察當局所掌握的材料還要詳盡。固特異公司通過駐美國大使佩西佛·斯賓德爵士——這個在珍珠港事變前由於親日活動而聲名狼藉的人，後來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選中來擔任舊金山對日和約會議的主席——在澳大利亞政府中產生的影響，以及固特異公司同

德國和日本托辣斯的密切關係，使克利夫蘭財團在我們中間成為不受欢迎的外客。

固特異的董事佩西佛·斯賓德爵士於一九五三年在火奴魯魯舉行美澳新條約會議的前夕把潛在的“澳—新軍團的百萬大軍”奉獻給美國。

為什麼不把佩西佛爵士奉獻給美國，來交換克利夫蘭財團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呢！

波士頓的人們捷足先登

來到澳大利亞的第一批美國商人和投資者是从波士頓、薩倫和南托克特來的。“仙女号”、“水獺号”和“土耳其皇帝号”這幾条船在一八〇〇年以前就从波士頓載運貨物到過悉尼港。从波士頓和馬薩諸塞其他港口來的美國海豹獵船和捕鯨船在澳大利亞領土上建立了第一批美國的据點，然而他們並不怎麼受英國人的歡迎。

波士頓財團的英國聯合製鞋機器公司是它在澳大利亞最賺錢的買賣，这家公司隸屬於波士頓聯合製鞋機器公司。波士頓財團控制了靴鞋業機器的百分之九十，這促進了靴鞋業的週期性的不穩定。而靴鞋業是以它在暴跌時期的破產、解僱和工人失業而聞名於世的。澳大利亞靴鞋業的一個特點就是資本不足的小公司為數很多。它們只要找到一所蹙腳的房子並且把租賃來的聯合製鞋機器公司的機器安裝起來就成了。開辦這些工廠只需要很少的資本，由於這些公司要把很大一部分賺頭作為租賃費付給聯合製鞋機器公司，所以它們就沒有現金儲備或大筆資助供它們在危機時週轉之用。在全世界三分之二土地上的千百万奔波勞碌的人們都向波士頓的聯合製鞋公司的壟斷資本納貢。不論是繁榮還是蕭條，聯合製鞋公司永遠也不放鬆它對製鞋機器的控制。

在華盛頓和堪培拉的議會外展開了活動，企圖把澳大

利亞每季出產的羊毛總量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按照低於公開市場價格的價格配給美國，這種院外活動的壓力很大一部分來自波士頓財團。波士頓財團聲稱當時的價格（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的價格）是太高了，而在一段時期中，美國方面對澳大利亞羊毛的銷售實行了部分的抵制。一九五三年間，澳大利亞的羊毛業經營者建議在波士頓設立一個出售澳大利亞上等羊毛的公賣市場，因為波士頓財團，尤其是美國羊毛公司，是特別重要的買主。

波士頓財團從電影院的票房裏也賺到一些錢。羅氏公司（米高梅）有一位屬於波士頓財團的董事，這家公司擁有戲院並且從事廣泛的影片發行工作；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也有一位波士頓的董事，這家公司通過霍埃茨公司控制着澳大利亞一百八十六家最好的戲院。

為波士頓財團所控制的史東·韋伯斯特公司是伊·比·白吉爾父子有限公司（英國）的業主，這家白吉爾父子公司得到了德士古公司在新南威爾士州波坦尼灣克爾內爾建造價值兩千六百五十萬鎊的煉油廠的基本合同。

波士頓財團的最重要的國際公司是觸角伸向四方的聯合果品公司，它在英國、加拿大和西印度羣島都有強大的勢力，它控制着包括危地馬拉在內的好幾個中美洲的“香蕉共和國”，但是看來它現在還沒有滲入澳大利亞。

波士頓財團的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國家中任命一些最殘暴的軍事獨裁者執掌政權。美國武裝部隊曾經在它的贊助下進行干涉，就像前美國海軍司令史沫特萊·巴特勒將軍在尼加拉瓜和海地進行軍事行動以後作証時所說的那樣。

波士頓財團在聯合國中，因此也在美國國務院中有一

种不寻常的势力；因为它能够操縱許多拉丁美洲代表的投票。假使在通过联合国的重大決議時採取簡單多數的办法而廢除大國一致原則或“否決权”，那麼，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那些共和國就可以在票數上勝过英联邦或者苏联。波士頓財团首腦人物之一參議員亨利·卡波特·洛奇在联合国中甚至比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还要死硬。这个波士頓財团的代表拒絕同联合国中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國家的代表握手。

波士頓，这个“開國祖先”之城，使美國產生了一种与世襲貴族最相近似的東西——一个以極端勢利和殘酷迫害進步運動著称的階級。正是这个波士頓的統治階級陷害了兩個勞工運動的殉道者薩柯和范齐蒂^①，把他們送上了电椅。悉尼有好幾处工人罢工反对这次謀殺。波士頓財团的代理人企圖把这种不容異己和仇恨的精神与他們的投資一起帶進澳大利亞來。

總有一天，联合果品公司將要喪失拉丁美洲共和國的那些廣濶的出產糖、香蕉、可可和芋蕨的種植園，那些電報和無線電系統，那些銀行、電車、碼頭和航運公司。波士頓財团的联合製鞋機器公司的壟斷資本將要喪失它向勞動人民的兩隻腳抽稅的權利。但是，那个意大利移民范齐蒂在他和薩柯一起被波士頓財团电死以前最後所說的一些話却永远也不会喪失它們的力量：

“如果不是由於這些事情，我也許會在街頭巷尾和

^① 薩柯和范齐蒂都是侨居美國的意大利移民。薩柯是鞋匠，范齐蒂是散工兼魚販，兩人都無政府主義者，友誼甚厚。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在美國的反共大搜捕中兩人被捕，法官羅織罪狀，誣指他們犯謀殺罪。這冤獄共拖了七年三个月零十八天，最後兩人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無辜處死。世界各地人民聞訊後紛紛集會，抗議美國政府的反民主行為。——編者

那些受嘲罵的人們扯淡中虛度一生。我也許會無聲無臭地、不為人所知地死去，作為一個失敗者死去。現在，我們不是失敗者。這是我們的事業和勝利。在我們整個一生中，我們從來不敢希望能夠寬容、正義、人對人的了解作這樣一些工作，就像我們現在碰巧正在做的那樣。我們所說的話——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痛苦——都算不上什麼！甚至奪去我們的生命——一個善良的鞋匠和一個窮苦的賣魚的人的生命——所有這一切，都算不上什麼！那最後一刻是屬於我們的——那痛苦就是我們的勝利。”

福特的財富和神話

許多人仍然相信亨利·福特是一個心地厚道的人，他慷慨地資助每一個值得資助的慈善事業，他是一個進步的工業界的天才；這個事實是一個警號，說明新聞報紙和職業宣傳員們有多麼大的力量。

亨利·福特是許多殘酷的美國工業界巨頭中間最殘酷的人物之一。他卑鄙到這樣程度，甚至叫他的“業務部”僱用的流氓打手在發工錢的日子站在工人旁邊，強迫工人捐款來作為僱用這些恐嚇工人的打手的維持費。他支持一切進步力量的最兇惡的敵人，包括德國的阿道夫·希特勒以及那些贊助美國因種族偏見而引起的暴動和政治迫害的人們。

亨利·福特的第一部汽車並不是首創的發明，別人在他以前已經用機器開動車輛。大量生產的辦法也不是他的發明，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好處無情地採用了並且發展了這種辦法。福特非常保守，他拒絕把福特汽車的陳舊樣式改成新的漂亮樣式，直到後來通用汽車公司在這方面大大趕過了他而使福特帝國有崩潰的危險，他才不得不改變主意。

福特完完全全依靠私人企業經營而獲得了一個包括汽車、飛機、火車、玻璃、水泥、紡織品、紙張、透平、拖拉機和鋼鐵廠、煤礦、銀行、鐵路、橡膠種植園、航運公司和航空公司的世界帝國。福特家族不相信任何由政府來救濟那些非特

权階級的人們的办法。不應該用救济來“嬌养”那些失業工人；必須把那些年老的、有病的、跛足的、殘廢的、眼睛瞎了的人們放在車間的裝配行列裏，而不要把他們列在領撫卹金的名單上。亨利·福特第一——他的專門研究操作中的時間和動作的專家們曾經利用人體的一切可能的技能來加快機器傳送帶的運轉——對殘廢工人勉強還可以作出的動作都加以估價，看這些動作能夠帶來多少利潤。雖然這些殘廢者對於任何文明的政府來說，都會被認為是完全和永久喪失了工作能力而僅僅適合於領受撫卹金和從事一些業餘的愛好。

威廉·阿丹姆·西蒙茲（他寫過一本“亨利·福特的生平、事業和天才”，一九四三年紐約出版）是許許多多企圖粉飾福特的惡名的作家之一。他把福特僱用的工人中大約每六千人就有一名瞎眼的工人——這是美國社會中盲人人數的平均比例——這件事描寫成慈善行為。從西蒙茲的書裏引出來的下面這段話表明，在福特的紅河工廠的工作裏，技巧這個東西已經沒有多大必要了：

“讓害結核病的人們在露天裏作工；癲癇病人，高血壓或心臟病患者，小兒麻痺症、熱帶睡眠病患者都被僱用來在醫生監督下作工。……一個瞎了眼的人被僱用來專門把墊圈套在螺絲釘上。每天領他上工的是一個患麻痺症的人。還有生來就聾啞的人，失掉一條腿或一條胳膊或者兩條腿都喪失了的人——他們每個人都按照他的體力來作一定的工作。”

據西蒙茲的敘述，在這個時期福特工廠有五十名聾啞工人，一千二百名只有一隻眼睛的工人，三百名視力已嚴重損壞了的工人，四十二名患小兒麻痺症的工人，八十名沒有

胳膊或只有一条胳膊的工人，二百名兩臂殘廢的工人，二十一名失掉双手的工人，三十名只有一条腿和十二名失掉双腿的工人。福特的生產方法沒有人性到这种地步，因此他大概也可以有利可圖地僱用一个失掉四肢的人，讓他坐在傳送帶旁边，每当一个物件經過的時候用自己的头磕打一下。这个为福特捧場的傳記家西蒙茲說：

“例如，有一个名叫阿尔伯特·萊昂斯的人在一个鋸木廠的意外事故裏失掉了双臂。他靠救济金过活，但是当他裝上假臂以後救济金就停止了。沒有一個人願意僱用他，後來他去找福特公司，福特公司就僱用他作看門人，他的職務是按电鈕開關一个大門。”

在紅河工廠中担任按电鈕的職務，对那些在巴拉种植園裏替福特生產橡膠的巴西人來說，必定还是相对舒適的工作。巴西人把那裏叫做“綠色地獄”。在疾病流行的“綠色地獄”裏，人像蒼蠅一样死掉；而那些活着的人們从福特公司得到的微薄工資还要被福特公司控制下的商店用高價榨取的办法加以剝奪。

福特的天才就在於从那些健全的人們——这些人在沒有灵魂的傳送帶前毫無笑容地做着苦工——的勞動中榨取利潤，並且从那些殘廢的人們——这些人本來應該用从福特公司的超額利潤中抽取的捐稅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的勞動中榨取利潤；福特的天才还在於組織一种对付反抗者的恐怖制度，这种恐怖制度曾給阿道夫·希特勒很多啓發。

像“時代”雜誌所表明的，福特遺留下的財產如下：

“僅僅根据它的貸借对照表來看，第二次大战結束時老亨利·福特遺留給亨利、本和比利的帝國使他們

成了也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年青人。它包括分佈在二十三個國家中的十五萬名工人和四十八個工廠。在錢櫃裏還有八千萬美元的現款和證券。”

美國政府的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把福特家族列為美國最富有的家族——要比杜邦、洛克菲勒、梅隆、麥考密克和杜克家族都富有得多。

福特家族有一種擔心財產不保的病態心理，他們覺得即使戰後八年多以來民用汽車、卡車和拖拉機空前暢銷，福特公司的工廠和現金以及福特家族所控制的福特基金會的數十億美元總還是有逐漸消蝕淨盡的危險。亨利·福特第二（亨利·福特第一的孫子，艾特賽爾·福特的兒子）在一九五三年年中說：

“我們只有兩個地方可去。一個是戰爭，另一個是破產。”

在他之前，老亨利和艾特賽爾曾經暫時地犧牲了金錢和永久地犧牲了名譽，使得希特勒和日本的超級托辣斯能夠把世界投入戰爭。

孟席斯政府在一九五三年盡了它一點心力來平息福特家族這種害怕和平的心理恐懼，它向福特第二在澳大利亞的分公司訂購了大批救護車和其他軍用車輛。

如果福特家族能夠自稱在哪方面有突出的成績，那就是為他們高利生產的救護車提供傷員。

亨利·福特為了他自己的好處做了好多事情，從安裝電氣偵察器到組織在巴西的橡膠種植園，但是他堅決地拒絕給那些替他創造財富的人們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組織起來的權利。

福特宣稱：“工會是降臨大地上最壞的東西！”

美國政府的全國勞資關係局曾經被迫譴責密執安州提尔蓬的紅河工廠中对付福特廠工人的那种“恐怖和暴力的統治”。

福特公司的头号恐怖專家是哈利·貝奈特，他以前在美國海軍裏服役，他曾經以“里斯水手”的名字幹过職業拳師。

貝奈特最初充当福特家族的隨身保鏢，後來在一九二六年成为“福特公司業務部”的头子。这个“業務部”是一个劳工暗探、匪徒、監工和政治歹徒的机构，它的势力远超出紅河鎮的福特總公司的範圍。在貝奈特領導下的“業務部”向警察、大学教授、政客、報紙主筆、市長和商界人士行賄。“底特律自由報”的馬尔可姆·賓盖証实这一支私人的法西斯隊伍所具有的权力：

“州長、參議員、众議員、市長、市議員和法官等的候选人都由於考慮到‘貝奈特幫’是否会支持他而战战兢兢。甚至密执安大学的校董們在有關这个古老学府的管理問題上也要听候貝奈特的吩咐。”

貝奈特在福特公司各工廠裏僱用劳工暗探，讓他們充当裝配車間工人、厕所管理員、扫地和擦玻璃工人，豎起耳朵來偷听工人們關於工会活動的談論。还在希姆萊的秘密警察建立以前，福特公司的秘密警察就已經在記錄孩子們的談話以使用來对付他們的父母，並在祈禱会中暗中尋找可以利用的人物。

在福特工廠外面活動的“福特公司業務部”人員拉尔夫·萊默尔曾經描寫过福特公司密探網的情况，这种情况對於海因利區·希姆萊先生一定是一种鼓舞。萊默尔說：

“我們的密探網遍及提尔蓬和底特律城，深入到每

一个工人的家庭以及最高的州政府和市政府官員的私人办公室。多年的偵察工作給公司提供了關於福特公司僱用的每一个人員的全部活動的檔案。我們還有關於那些可能对公司有用的公務員、州長和政府官員的私生活的卡片記錄……

“我手下的密探向我報告在雜貨店、肉市、餐館、賭場、啤酒店、聯誼會所、青年俱樂部甚至在教堂裏聽到的各種談話。婦女們在市場裏等着買東西的時候可能談論她們的丈夫的工作和活動；如果她們真的談了，很快我就會知道她們所說的話。孩子們談他們的父親的生活……我們的一個人員尼克·托雷斯在提爾蓬的一個青年俱樂部擔任拳擊教員。他的情報幫助我開除了好多人……”

僅僅是“福特公司業務部”的一個人員所提供的證據，就說明了福特公司使用多麼嚴酷的大批解僱的辦法來對付那些被告密者查出是工會同情者的工人們。拉爾夫·萊默爾這個廠外活動的密探在向美國政府全國勞資關係局宣誓過的聲明中說：

“我曾估計過，在一九三七年和產業工會聯合會興起以前，我負責開除了將近一千五百名工人。僅僅在一九四〇年一年中，我就呈交了一千名以上同情工會者的名單，由於我的報告，這些人都被開除了。”

艾伯特·康恩在“反人民的陰謀”這本書裏提到“福特公司業務部”同犯罪的黑社會之間存在着一種“密切的工作關係”，他說：

“底特律幫會頭子謝·拉梅爾，到他被敵對的幫會流氓匪徒暗殺時為止，一直享有在紅河工廠準備和分

發午餐盒的特權。臭名遠揚的布魯克林的流氓頭子玖·阿多尼斯保有獨家裝運新澤西州艾基瓦特福特工廠出產的汽車的權利。‘紫幫’、‘赤血幫’和其他底特律和提爾蓬的幫會成員經常到紅河工廠裏去，他們在那裏得到種種好處。

至於這些流氓匪徒，他們動員人們支持那些為福特家族所同意的政客，調派自己的人馬替‘業務部’增援，去毆打和拷問工會運動的積極分子。人們發現不止一個勞工組織者在提爾蓬死去——死後發現都被子彈打穿了背部。”

“《聖路易郵報》的斯本瑟·麥考羅克訪問過福特公司的頭號恐怖專家，他說，貝奈特好幾次“透露他和阿爾·卡坡納的友好交談”。國際新聞社的一個記者報道說：

“貝奈特承認他在黑社會裏交遊甚廣。他說他把結識流氓和幫會人員當作自己的一項工作。”

貝奈特是罪犯們的夥伴和同謀者，同時又是密執安保釋委員會的一分子，他把罪犯們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以便僱用他們充當福特公司的打手。

芝加哥的牧師魯·普·桑佛德提出下述証詞，說明“貝奈特的寶貝”（人們正是這樣稱呼他們）是怎樣對付那些在福特公司的紅河工廠外面散發傳單的工會人員的：

“一個人抓住他的一隻腳和一隻手，他的兩條腿給拉得開開的，把他的身子扭到我的左邊，別的人就開始踢他的叉骨和陰部，踢他的左腎，踢他的頭，還用鞋後跟猛踩他的肚子或神經樞紐。”

提爾蓬的警察們站在一旁觀看。他們的頭子卡爾·勃魯克斯是在貝奈特本人的請求下被任命的，勃魯克斯並且

是福特公司“業務部”的一个代理人。他給貝奈特的那些“赤血幫”的朋友們以在提尔蓬經營妓院和賭窟的特权而从他們那裏受賄，但是他的貪污勾當幹得太明顯了，結果被控犯有利用警察局保護妓院和賭場以換取賄金的罪行。在他未能在法庭裏開口以前，人們發現他已死在他的汽車裏。

提尔蓬的警察局由於在金錢上受到福特公司这样多的恩惠，因此他們甚至於不能在貝奈特的打手們面前保護婦女們。桑佛德牧師在描寫福特公司的特务人員襲擊那些在和福特產業窩得远远的地方合法地散發工会傳單的少女們的情況時說：

“这些女孩子們顯然完全不知所措了，接着，站在我附近的一个少女被踢中了肚子，就在我脚边，也就是在台階下面嘔吐起來。我終於向一个騎着馬的警察——先前我曾同他談过話——投了一个懇求的眼光，他騎着馬跑到柵欄的西边去，用一种帶幾分懇求的口气說：‘你們別打伤了那些女人，你們別打伤了那些女人’……他的口气不像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有職权的人，倒像是在懇求：最好別打伤了女人。”

当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的組織者們到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城的福特裝配廠去建立工会的時候，福特公司的打手們也大批地開到那裏，由達拉斯警察局把工会人員的行動和地址通知他們。在福特“業務部”的一个名叫“胖子佩里”的打手指揮下進行的毆打和酷刑磨折是这样殘酷，以致於全國勞資關係局不得不指控福特公司違反了華格納勞工法。

“胖子佩里”變成國家的見証人，他告訴全國勞資關係局他和其他福特的打手們怎样綁架工会嫌疑犯，搜查他們並且“收拾”他們。这些就是从勞資關係局的記錄中摘出的

片段：

“勞資關係局：你說‘收拾他們’，是什麼意思？”

佩里：就是說，我們鞭打他們，揍他們一頓。

勞資關係局：為什麼？

佩里：就像人家說的，讓他們知道天老爺的厲害。

勞資關係局：你們用什麼鞭打他們？

佩里：有些人用拳頭，有些人用棍子。

勞資關係局：還有別的東西嗎？

佩里：有一兩個人，我們用橡皮纏的電纜做的普通鞭子抽打；有些人——其中一個——是其中一個，我們根據他受不受得了的程度，用大小樹枝打的。”

勞資關係局的審訊表明，僅僅在達拉斯的毆打事件中，福特公司的打手們就把三十五個人打成殘廢，一個打成瞎子，還有好幾十人斷腿折臂或受重傷。他們由於看錯人而打死了一個工會支持者的孿生兄弟。

全國勞資關係局的審判檢察官羅伯特·鄧漢姆發現：

“下列簽署人在勞資關係局的歷史上，在關於僱主蓄意採取和執行殘酷的毆打、鞭撻和其他形式的人身傷害計劃的這一類案件中，還沒有見過一個案件可以同這些互相印證和完全可信的証據——這些証據正是作出判決的基礎——所揭示的案件相提並論。”

亨利·福特犯了許多罪行，這些罪行足以使得不像他那樣有錢的公民被判处許多次的無期徒刑和死刑。但是亨利·福特有那麼多錢控制警察局、司法機關、報紙和政客，他命定得享高年而壽終正寢。

儘管遭到罪惡的襲擊和大批解僱，福特工廠工人與已經組成工會的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以及其他汽車

公司工廠裏的同盟軍的聯合奮鬥終於戰勝了福特。一萬名工人組成的堅強的糾察綫包圍了他的紅河工廠；更多的工人在準備着隨時進入戰鬥。一九四一年四月間，在紅河工廠舉行罷工以後，全美國的福特工廠的傳送帶全部停頓了。

在聯合起來的羣眾面前，福特的打手們是軟弱無力的。

亨利·福特，這個曾經在上帝面前發誓決不和工會打交道的人，終於同美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簽訂了一項合同。

今天，亨利·福特第二知道像封建時代的強盜貴族們一樣僱用一支私人軍隊和警察是下策。既然政府已經以納稅人的錢在幹那些需要幹的一切反對勞工的事情，何必還要用福特公司的錢來組織對付工人的恐怖行動呢？

只要處理得當，政客們就會通過所需要的一切鎮壓工人的法律，同時聯邦和州的警察局就會加以執行，聯邦調查局和其他秘密警察機構就會出錢給那些在傳送帶旁、在廁所裏、在青年俱樂部、在工會會議中、在社交和舞會活動中、在教堂和咖啡館裏活動的暗探們。完全可以信賴那些職業的政治迫害專家們來對那些公開發言要求改善生活條件、要求和平和公民權利的工會運動者展開不斷的攻擊、公開的污蔑和構陷。

哈利·貝奈特的位置已經為約翰·巴加斯所接替。巴加斯在一九四六年被福特公司任用時，正是聯邦調查局負責密執安地區的長官。這個熟悉秘密警察局中的一切有關方面的聯邦調查局的人員，現在是福特公司的一個副總經理。

哈利·貝奈特，這個有着“福特汽車公司人事部主任”頭銜的被僱用的暗殺頭子，對於決定他所執行的那些罪惡

計劃的主人也並不敬佩，雖然亨利·福特曾經說過“哈利·貝奈特應該做美國總統”。貝奈特在一九五一年寫了一本書，叫做“我們從來不叫他亨利”，這本書抨擊福特是那種會相信騙子手捏造的異想天開的謊話的人，抨擊他愚昧無知、迷信、頑固和殘忍。

亨利·福特第二像不准任何人在他面前吸煙的祖父一樣虔誠敬神。亨利·福特第二的巨大財富的十分富有的經理人們却照例招待來訪者以哈瓦那雪茄或一杯威士忌。亨利·福特第二本人則常備有瑞克利口香糖待客。

亨利·福特第二通過加拿大的福特汽車公司來指揮在澳大利亞的正在擴大中的福特工廠。

當加拿大福特公司成立的時候，底特律的母公司收買了大部分股票，來“換取福特公司在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印度、南非和英屬馬來亞的永久權益以及加工製造的權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福特在加拿大公司中控制的股份佔百分之五十一，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福特在英國的分公司是由底特律直接建立的，它是福特在歐洲企業的一個中間站，它同澳大利亞的福特工廠保持密切的關係。在澳大利亞，最重要的福特工廠是在維多利亞州的歧隆；第二個最重要的工廠是在新南威爾士州悉尼的荷姆布施。福特在除塔斯馬尼亞以外的其他各個州中都有工廠。

福特汽車公司在澳大利亞的分支公司也有公司通常擁有的那樣一套專門處理“勞工關係”的機構以及通常所有的那樣一些在工人中間來來往往的形形色色的“老闆的小廝”們。但是，像在美國一樣，澳大利亞的福特汽車公司從政府秘密警察的工作中得到益處。政府的“保安”人員在福特工

廠工人中間進行活動。

澳大利亞的福特公司從來沒有像在美國的公司那樣襲擊工人，這並不是由於福特對澳大利亞的工會比對美國的工會更喜歡一些，而是由於同樣的條件在這裏不能適用。

當危機發生的時候，福特公司在澳大利亞就會和在美國一樣——或者更厲害些——惡毒地行動起來。

福特汽車公司同法西斯主義的密切結合是永遠也不應該忘記的。

亨利·福特親筆簽名的照片許多年間一直擺在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犯——“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案頭。如果希特勒沒有從亨利·福特及其同類人物那裏得到大量金錢，這個世界就會減少千百萬個寡婦和孤兒。在一九二三年失敗了的啤酒店暴動事件以前，亨利·福特就在資助希特勒。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巴伐利亞州議會副議長奧爾說：

“巴伐利亞州議會早就得到情報說希特勒運動一部分是靠一個美國反猶太分子的首腦即亨利·福特出錢資助的……希特勒先生公開吹噓他得到福特先生的支持。”

在那個十年以後被捧上染滿鮮血的帝國獨裁者寶座的荒淫無恥的背教者看來，希特勒在德國是怎樣的人物，福特在美國也就是同樣的人物。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三月說：

“我們把亨利·福特看作是日益增長的美國法西斯運動的領袖。”

反猶太主義對一般的頑固分子是一種危險的精神病。對福特來說，它變成近乎殺人狂。當一九一五年他的開往歐洲的“和平之船”變成了笑柄的時候，他責罵猶太人。福

特出錢翻印“郇山長老始末記”，這本來是沙皇俄國為了替屠殺猶太人的行為作辯護而偽造出來的東西。雖然摩根自己也是一個反猶太分子，但是亨利·福特卻聲稱摩根是“在猶太人的掌握中”。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華爾街的鏡子”這本書的匿名作者寫道：

“但是不久以後，他（福特）告訴我說猶太人使教皇欠了一身債，猶太人控制着教皇和他的一夥人，這個攻擊是太過份了。”

不僅是福特汽車公司在世界各地都廣泛地建立了據點，福特和他的家族還是主要的國際卡特爾的成員。在同聲名狼藉的德國法本工業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有聯系的許多美國公司中間，有三家公司關係最為密切，這就是福特汽車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杜邦公司。福特大概還超過洛克菲勒的美孚油公司和杜邦公司，因為法本公司握有福特在德國的分公司的大量股票。

當德國法本公司在一九二九年建立美國法本公司以後，亨利·福特的長子艾特賽爾被任命為總裁。在德國，一個叫做亨利區·阿爾伯特博士的有趣人物被任命為德國福特工廠的總裁。“華爾街日報”（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報道阿爾伯特博士說過這樣的話：

“在這兩家公司之間還有第二種連結。它們有相同的主顧，買福特拖拉機的農場主也就是含氮肥料的買主，而法本公司正是含氮肥料的最大的生產者。”

一種連結引向另一種連結。在第二次大戰中間，福特製造的坦克、卡車和裝甲車幫助德國黨衛軍圍捕在希特勒佔領下的歐洲的居民，以便把他們送進毒氣室。不要多久，

他們中間許多人就被從福特卡車上拖下來，趕進窄長的低矮的房間，被法本公司製造的“旋風—乙”毒氣窒息而死。

這個納粹獨裁者——他曾挑出福特來授給他一個非德國人所能獲得的最高勳章——發動了他的反人類的戰爭。科隆——亨利·福特的德國分公司的所在地——曾經在一個長時期中遭受到比德國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嚴重的轟炸。雖然福特工廠正在大批生產希特勒的裝甲師團和機械化步兵所使用的軍用車輛以及空軍的裝備，但是在防空洞裏的俏皮的德國人時常說，在科隆只有教堂和福特工廠兩處是安全的地方。

這只有一半是真實的。因為那座教堂已經被炸彈炸得很厲害了。

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間出任空軍參謀長的空軍中將韓格佛德波托爾子爵，當時是皇家空軍轟炸總隊的總指揮官。

在一九五〇年的公司董事人名錄中列為福特汽車公司董事之一的就是——

韓格佛德波托爾子爵。

哈里曼的手

在世界各地反对人民运动的许多次恐怖和挑釁性行动中，人们都看到了阿弗里尔·哈里曼的黑手。哈里曼在一九五一年被任命为“共同安全署”的署长，这个机构已经得到一亿美元的拨款——以后还有更多的拨款——来对那些不相信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们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哈里曼的“共同安全署”的一部分活动就是雇用流离失所的欧洲人中间的法西斯分子来对被华盛顿列为美国之敌的那些人进行猛烈的袭击。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活动，哈里曼在澳大利亚的企业利益受到人们的注意。

作为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马歇尔计划的特使，哈里曼竭力促进哈里曼家族和其他华尔街集团在欧洲的利益，他进行了详细的经济调查，特别是关于英帝国的经济调查。英帝国金融的战略据点都被精确地加以测定。在澳大利亚，两个最有诱惑力的目标就是同土地、航运、保险与工业垄断资本有密切联系的新南威尔士银行和具有同样强有力的联系的第二家最重要的银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是澳大利亚的银行，它中间有很大一部分的英国股份，并且还在伦敦有一个諮詢委员会；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银行则是一家英国银行。哈里曼银行在伦敦的分行的一位董事作了这两家大银行在伦敦的董事会的董事。

哈里曼很久以來就同英國的保險業有密切關係。從董事會組成情況可以看出，哈里曼對許多在澳大利亞有相當多生意的英國保險公司都發生影響。

這些公司中間包括聯合保險公司（一家洛茲却爾德家族的老公司）以及英國橡樹皇家交易所（摩根在這家公司中也有很大勢力）。

哈里曼的銀行有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華爾街布朗—李普利銀行和同布朗—希普利公司有密切關係的倫敦布朗—哈里曼公司。哈里曼的銀行把美國最老的私人銀行布朗兄弟公司中的美國的和英國的銀行股份接收了過來。

近年來同哈里曼有關係的企業中間有：芝加哥的布德製造公司（它出產的柴油機已經由聯邦鐵路公司加以採用），泛美航空公司，聯合飛機公司（普拉特—懷特奈飛機公司是它的附屬企業，聯邦飛機公司所製造的引擎就是用普拉特—懷特奈的牌子）；“時代”、“生活”和“新聞週刊”等雜誌（同摩根有關）以及若干航運公司。哈里曼的一家銀行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為英國坎納德輪船公司發行過美元公債。阿弗里爾·哈里曼的父親愛德華·亨利·哈里曼夢想要讓他所修築的鐵路環繞全世界。他曾經在報紙社論猛烈抨擊“哈里曼舞鱗”中修建了美國幾條主要鐵路；人們斥責他是一個“股票投機商，強取豪奪者，政治墮落者”。人們指控哈里曼和他的同夥曾使得單是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一家的股東就在股票上損失了四億多美元。當老哈里曼在一九〇八年去世的時候，他留下了一份價值一億美元的財產。其中有一些是在沙皇俄國的投資，有一些是在日本的投資，哈里曼和庫恩—羅比一道曾經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間支持日本，希望藉此取得在中國東北的鐵路方面

的權利。阿弗里爾·哈里曼在戰後擴大了他的家族在歐洲中部地區礦產方面的壟斷。安娜·羅徹斯特（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美國統治者”一書中）寫道：“他還交涉企圖在蘇俄取得採礦方面的特許權，但是這些目的並沒有實現。”

在德國人正在前進的暗無天日的歲月裏，哈里曼是派駐蘇聯的負責租借法案的特使，這一次他報了前仇。和哈里曼有密切聯繫的安納康達銅礦公司把被檢定為成份不足百分之五十的銅絲作為租借法案的供應品交給蘇聯軍隊。新聞記者們曾經報道他當時瘋狂的反蘇的態度，而在那一時期，人們本來料想他會是有所幫助的。

哈里曼後來喪失了他在歐洲中部地區的電力公司、金屬礦山、化學工廠和煤礦礦藏。現在這些都是波蘭的社會主義企業了。

不論他是在民主黨政府內擔任內閣部長（他接替亨利·華萊士在杜魯門政府內擔任商務部長）還是在共和黨政府中充當顧問和從事情報工作的署長，他都懷着極大的仇恨去竭力摧毀進步的社會運動。

形形色色的基金会

約翰·戴·洛克菲勒在他的有名的“甲号帳簿”一書中開宗明義第一句就寫着：“捐一角錢給教會事業”。

美國的洛克菲勒、福特、迦尼基和梅隆等大富翁雖然可以僱用暴徒來謀殺美國工人和炸毀歐亞古城的藝術館和博物院以獲取暴利，但是他們却總是撥出百萬巨款給那些標榜治病救人、提倡科學、教化異教徒和促進教育和藝術的事業。

用這些捐款建立的各种基金会並不是那麼清白無邪的，我們在這裏提到它們，因為它們在澳大利亞有金融投資，在教育界具有重大影響，並且一貫出錢進行政治干涉，來保護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利益。

“幸福”雜誌給美國大潤老的忠告是要他們搞些基金会。他們讓自己的家族控制這筆錢，並可逃繳遺產稅。

亨利·福特第一和他的兒子艾特賽爾·福特兩人都在臨死前把他們沒有表決權的股票移交給福特基金会來逃避遺產稅。艾特賽爾在臨終時把錢移交給福特基金会，因而得以免繳兩億美元的遺產稅。福特的股票中只有百分之五有表決權，現在歸亨利·福特第二和福特家族其他成員掌管。沒有表決權的股票大部分都交給福特基金会保管。一九四七年八月號“幸福”雜誌說：

“由於有福特基金会，福特公司的控制權將永遠操

在福特家族手中，这正是老亨利一向的打算。”

福特基金会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拥有基金五亿美元，大部分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没有表决权的股票。福特基金会实际上握有福特公司的大半股份，因而成为维多利亚州政院、悉尼荷姆布施和澳大利亚其他各地的福特工厂的主要投资者。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一九一三年成立，洛克菲勒家族把隸屬於三十三个美孚油公司的價值五千万美元的股票移交給它，另外还給它七十二种証券和四十个其他公司——铁路、造船、銀行、旅館、鋼鐵、建築和裝备等大企业的股票。洛克菲勒太太又拿出四万八千美元专门用於医疗和教育工作方面。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財產中包括下列公司的股份：美国电话电報公司（这家摩根企业在澳大利亚的代表是标准电话电報公司），西方电气公司和在澳大利亚也有公司的芝加哥屠宰公司阿摩尔公司。

安德魯·迦尼基这个心腸像卡尼基公司熔爐中煉出的鋼鐵一样坚硬的原籍蘇格蘭的美國人，成立了迦尼基基金会，因而免向政府繳納大筆遺產稅。迦尼基鋼鐵企业都併入摩根領導下的美国鋼鐵公司。摩根家族對於基金会以及其他慈善事業从来不熱心，但是迦尼基基金会在澳大利亚文化机构中却蔚为一种势力。

安德魯·梅隆，曾在三个總統手下出任財政部長，他拒絕救濟被匹茲堡梅隆礦山和工廠開除的失業工人，自己却侵吞公款來擴大自己的巨大財富。然而这个人也創辦了阿·吳·梅隆慈善和教育信託基金会。

身为梅隆帝國首腦的安德魯·梅隆，从英國和歐洲搜

罗了許多無價的藝術珍品。國家徵收財產稅的時候，他把這些藝術珍品的大部分都立契出讓給他所控制的梅隆信託基金會。因此，他就能在家族的廳堂內懸掛這些藝術大師的傑作而不必繳納財產稅。

這些基金會怎樣使用它們從替石油公司作苦工的中東阿拉伯人那裏，從汽車工廠和電氣工廠裏的澳大利亞技工那裏，從銀行、鐵路、油井、鋼鐵廠和底特律的傳送帶中所獲得的財富呢？

前路透社駐柏林記者約翰·皮特主編的“民主德國報道”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的一期中有這樣一個標題：

福特基金會的款項用來燒毀橋樑

特務申訴說“我曾想去澳大利亞”

沃爾夫崗·凱撒，二十八歲，“反對不人道行為鬥爭小組”的爆破手，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高法院判處徒刑。凱撒和其他被控犯有陰謀破壞罪的人的供詞表明這個“鬥爭小組”領取福特基金會的津貼製造木柄手榴彈、定時炸彈和其他爆破物來炸毀鐵路、橋樑、運河水閘和高壓電纜鐵塔。約阿欽·繆勒被控犯有企圖燒毀通往柏林途中的木橋以便為一九五二年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製造困難的罪行。他供稱曾經希望移居到澳大利亞去。他當時向西柏林“難民局”提出申請，但是一個情報當局的代表對他說，他非得“證明他的民主傾向”才能移居外國。從事間諜破壞活動就能提供這種證明，然而他在進行這種勾當時被捕下獄而沒有去成澳大利亞。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的“紐約時報”說，“反對不人道行為鬥爭小組”是一個“戰鬥的反共團體，它的總部設在柏林美佔區。這個組織的領袖們說它主要領受美國的福特基

金会的資助，福特基金会給它一筆津貼……这个組織教东德人学会抵抗的技術。”

前美國駐蘇大使、“外交評論”季刊上那篇臭名遠揚的文章的署名“X”的作者喬治·凱南(他在这篇文章裏拟定了一个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实行“包圍”和破坏的計劃，作为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計劃的一部分)後來成为福特基金会所津貼的“东歐基金”的負責人。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号“幸福”雜誌報道，凱南是福特基金会所屬的“自由俄國基金”的主席，後者从福特基金会拿到第一筆二十萬美元的津貼來進行反蘇活動。

傑·吳·揚格是阿·傑·華爾特·湯普遜手下的人，他在福特基金会電視一無綫電廣播組內工作，这个單位協助“美國之音”進行反对社会主义國家的宣傳活動。福特基金会聘請亨利·福特第二为它的理事，此外还有美國國防部長、後來又是通用汽車公司負責人的查爾斯·歐·威爾遜；以及一个美孚油公司的人。

一九五一年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兼董事保羅·霍夫曼，在他担任負責執行馬歇爾計劃的署長以前是斯蒂貝克汽車公司的總經理。一位法國作家丹尼爾·安塞爾姆說，霍夫曼是美國統治歐洲的“秘密政府”中的“宣傳和間諜部長”。一九五三年菲利普·鮑爾索弗在“美國駕馭英國”一書中寫道：

“促進科學、藝術和哲學是福特基金会提出五億美元在表面上所追求的崇高目標。但是任命霍夫曼先生的目的却是要他拿這筆資金作宣傳之用。霍夫曼先生被授權利用福特基金來在民主社會中傳播思想，特別注意對羣眾的教育。不難想見他所倡導的教育的形式

以及他所傳播的思想的內容。”

苏黎世國際新聞學院研究來自苏联的所有報紙，收听苏联的無線電廣播，並且探詢俄國的亡命徒，以便搜集對軍事和宣傳有用的情報。根據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倫敦“世界新聞”的消息，國際新聞學院接受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資助。

迦尼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也資助間諜和破壞活動，特別是資助高級政府領袖和軍界領袖以及華爾街銀行家都派有代表的“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所屬的中歐研究處。

基金會和研究所等等聽起來是清白無邪的、人道主義的並且是慈悲為懷的。但是在美國追求世界霸權的活動中——從細菌戰的研究直到美國對海外各國進行的戰略性的滲入工作為止，它們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九三六年被任命為洛克菲勒基金會負責人的雷蒙德·福斯迪克在他的一篇關於基金受惠人的報告中說：“今天他們在研究實驗室和各國政府中都佔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美國的基金會，特別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澳大利亞北部、新幾內亞和南洋羣島出資進行研究調查工作。悉尼大學醫學院掛上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牌子。洛克菲勒董事會還在調查“落後”國家的糧食和原料的供應情況。

美國政府情報機構並不隱瞞它利用這些組織來搜集國外重要情報的事實。國務院情報事務特別助理吳·帕克·阿姆斯特朗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對國會撥款小組委員會說：

“我們同國內外各大學、基金會和其他研究組織製訂了廣泛的合作計劃。”

甚至全國地理學會的攝影師和地圖繪製人員也替美國

情報当局服务。美國陸軍工程總隊長尤金·雷波德在战後曾經寫道：

“我們對全國地理学会所繪製的地圖的依賴實際上已使我們把這個学会當作我們軍事繪圖部門的一個主要部分。”

全國地理学会本身也誇耀說，“繪製地球表面上大片地區的精確地圖”是它“對美國戰爭努力的主要貢獻”。

約翰·戴·洛克菲勒最初捐給教會事業的一毛錢，以後產生了他的基金會，他的這筆錢不是白白花掉的。納塔拉詹在“美國陰影籠罩印度”一書中談到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美國在印度的教會，他說：“正在這時期，美國新興的壟斷資本家積極關心國外教會，並津貼它們的活動，這也許不只是一個巧合。”麥隆·赫·菲爾普斯，一個研究印度和印度教多年的美國人，在一九一〇年說：

“……（教會基金）大半是人們捐贈的……因為人們認為這種捐贈會帶來商業的利潤。你們有好多人一定聽說過，全世界的首富、美孚油公司大老闆約翰·戴·洛克菲勒。他就捐贈大筆錢給外國教會。幾年以前我在一家紐約報紙上看到一篇洛克菲勒秘書的訪問記，裏面談到人們發現洛克菲勒給外國教會的捐款是一種最上算的投資，因為這種捐款能增加公司同教會所在地的各階層人民的交易。”

原出版者附記

魯佩特·洛克伍德所提供的材料只能被看作是令人震驚的。他列举的事实無可爭辯地證明澳大利亞人今天不僅面臨着殘忍無情的美國壟斷資本的經濟控制，而且還面臨着文化、軍事和政治的控制。整個澳大利亞生活方式，我們所有的最優良的傳統，甚至我們自己的生存都处在危險之中。

在決定出版這本書的前幾天中出現的三條新聞應該終於使所有澳大利亞人確信我們的生活方式所遭受到的可怕的危險。

第一條，據透露，西澳大利亞一家美國控制的石油公司把澳大利亞海軍官兵叫來威嚇澳大利亞罷工工人。就是說，澳大利亞海軍被美國大企業利用來對付澳大利亞的工人們。

第二條，已經宣佈，美國人將要來到澳大利亞武麥拉的火箭試驗場。這不僅意味着美國軍事首腦們的光臨，而且意味着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個對工人們進行偵察的機構——的光臨。

第三條，孟席斯—費登政府已經宣佈支持“東南亞條約組織”——一個侵略亞洲的美國計劃。亞洲國家對這一計劃表示強烈反對。這只能給澳大利亞的信用和我們的安全帶來重大的損害。

東南亞條約計劃意味着澳大利亞將會變成準備對亞洲發動進攻的美國武裝部隊的軍事基地。它意味着美國的高級將軍們進一步接管我們的陸、海、空軍。

今天，在攸利卡的金礦工人們為民主、自由而戰鬥的一百年之後，澳大利亞又面臨着一個新的進攻。但是那些想要把美元的鎖鍊套上澳大利亞的人們將要發現：自由的熱血仍然在我們的血管裏奔流，澳大利亞人民記得一八五四年掘金工人們的話——

“我們在南方十字星旗面前宣誓，精誠團結、休戚與共，為保衛我們的權利和自由而戰鬥。”

